

中國學社叢書之一

文海

三民主義與大心子

右任



# 三民主義與大學總目

總目

目序

本書編輯要旨

第一講 大道章

附錄一 三民主義源流（鄉土物的前前後後）

附錄二 大學全書一覽

附錄三 五字術的來源（定靜安慮得）

附錄四 格物論

附錄五 明明德的格物圖解

附錄六 雜釋大同思想經傳合證表

四六

四三

四〇

三九

三二

三一

第三 致知章	六八
附表一 親民的致知圖解	七一
第四 誠意章	七六
附表一 止於至善的誠意圖解	九九
第五 正心章	一〇〇
附表一 正心圖解	一〇四
第六 修身章	一〇五
附表一 修身圖解	一一一
第七 齊家章	一一二
附表一 齊家圖解	一二一
第八 治國平天下章	一二三
附表一 治國平天下圖解	一三一

## 總理遺教

我們舊有的道德，應該恢復以外，還有固有的智能，也應該恢復起來。我們自被滿清征服了以後，四萬萬人睡覺，不但是道德睡了覺，連智識也睡了覺。我們今天要恢復民族精神，不是要喚醒固有的道德，就是固有的智識也應該喚醒他。中國有甚麼固有的智識呢？就是人生對國家、對社會、對個人、對家庭的觀念，中國古時有很好的政治哲學。我們以為歐美的國家，近來很進步。但是說到他的新文化，還不如我們政治哲學的完全。中國有一段最有系統的政治哲學，在外國的大政治家還沒有見到，還沒有說到那樣清楚的，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的話。把一個人從內發揚到外，由一個人從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這樣精微開展的理論，無論外國甚麼政治哲學家都沒有見到，都沒有說出。這就是我國政治哲學的智識中獨有的寶貝。是應該要保存的。這種正心誠意修身齊家的道理，本屬於道德的範圍。今天要把他放在智識範圍內來講，才是適當。我們祖宗對於這些道德上的功夫，從前雖然做過了。但是自失了民族精神之後，這些智識的精神，當然也失去了。所以普通人家，雖然常用那一段話做口頭禪，但是多

是習而不察，不求甚解，莫明其妙的。正心誠意的學問是內治的功夫，是很難講的。從前宋儒是最講究這些功夫的，讀他們的書，便可以知道他們做到了甚麼地步。但是總到修身齊家治國那些外脩的功夫，恐怕我們現在還沒有做到。專就外表來說，所謂修身齊家治國，中國人近幾百年來，都做不到。所以對於本國，便不能自治。外國人看見中國人不能治國，便要來共管。我們爲甚麼不能治中國呢？外國人從甚麼地方可以看出來呢？依我個人的眼光看，外國人從齊家一方面，或者把中國家庭看不清楚。但是從修身一方面來看，我們中國人對於這些功夫，是很缺乏的。中國人一舉一動，都欠檢點。祇要和中國人來往過一次，便看得很清楚。外國人對於中國的印象，除非是在中國住過了二三十年的外國人，或者是極大的哲學家像羅素那一樣的人，有很大的眼光，一到中國來，便可以看出中國的文化超過於歐美，才讚美中國。普通外國人總說中國人沒有教化，是很野蠻的。推求這個原因，就是大家對於修身的功夫太缺乏。尤者勿論，即一舉一動，極尋常的功夫，都不講究。譬如中國人初到美國時候，美國人本來是平等看待，沒甚麼中美人的分別。後來美國大旅館都不准中國人住，大酒店都不許中國人去喫飯。這就是由於中國人沒有自修的功夫。我有一次在船上，和一個美國船主談話。他說一位中國公使，前一次也坐這個船，

在船上到處噴涕吐痰。在這個貴重的地氈上吐痰，真是可厭。我便問他：你當時有甚麼辦法呢？他說我想到無法，祇好當他的面，用我自己的絲巾，把地氈上的痰，擦乾淨便了。當我擦的時候，他還是不經意的樣子。像那位公使在那樣貴重的地氈上都吐痰，普通中國人大都如此。由此一端，便可見中國人舉動缺乏自脩的功夫。孔子從前說席不正不坐，由此便可見他平時脩身，雖一坐立之微，亦很講究的。到了宋儒時代，他們正心誠意和脩身的功夫，更為謹嚴。現在中國人便不講究了。為甚麼外國的大酒店，都不許中國人去喫飯呢？有人說有一次，一個外國大酒店，當會食的時候，男男女女非常熱鬧，非常文雅，齒踏一堂，各樂其樂，忽然有一個中國人放起屁來，於是同堂的外國人譁然闕散。由此店主便把那位中國人逐出店外。從此以後，外國大酒店就不許中國人去喫飯了。又有一次，上海有一位大商家，請外國人來宴會，他也忽然在席上放起屁來，弄到外國人的臉都變紅了。他不但不檢點，反站起來大拍衫褲，且對外國人說：啞士巧士味。這種舉動，真是野蠻陋劣之極。而中國之文化學子，亦常有此類陋行為，實在難解。或謂有氣必放，放而要響，是有益衛生。此更為惡劣之謬見，望國人切當戒之，以為脩身的第一步功夫。此外中國人無愛留長指甲，長到一寸多長，都不修去。這橫，便是很文雅。法國人也有

留指甲的習慣，不過法國人留長指甲，祇長到一兩分，他們以為要這樣，便可表示自己是不做傭工的人。中國人留長指甲，也許有這個意思。如果人人都不做傭工，便和我們國民黨尊重勞工的原理相違背了。再者、中國人牙齒是常常很黃黑的，總不去洗刷乾淨，也是自脩上的一個大缺點。像吐痰，放屁，留指甲，不洗牙齒，都是脩身上尋常的工夫，中國人都不檢點。所以我們雖然有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智識，外國人一遇見了，便以為很野蠻。便不情願過細來考察我們的智識。外國人一看中國，便能夠知道中國的文明，除非是大哲學家像羅素一樣的人，才能見到。否則便要在中國多住幾十年，方可知道中國幾千年的舊文化。假如大家把脩身的工夫做得很有條理，誠中形外，雖至舉動之微，亦能注意。遇到外國人，不以鄙陋行為而侵犯人家的自由，外國人一定是很尊重的。所有今天講到脩身，諸位新青年便應該學外國人的新文化。祇要先能夠脩身，便可來講齊家治國。現在各國的政治都進步了，祇有中國是退步。何以中國要退步呢？就是因為受外國政治經濟的壓迫。推究根本原因，還是由於中國人不脩身。不知道從前講脩身，推到正心誠意格物致知，這個很精密的智識，是一貫的道理。這樣很精密的智識，和一貫的道理，都是中國所固有的。我們現在要能夠齊家治國，不受外國的壓迫，根本上便要從脩身起，把中國固

有智識一貫的道理，先恢復起來。然後我們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都可以恢復。

我們要學外國，是要迎頭趕上去，不要向後跟着他。譬如學科學，迎頭趕上去，便可以減少兩百多年的光陰。我們到了今日的地位，如果還是睡覺，不去奮鬥，不知道恢復國家的地位，從此以後，便要亡國滅種。現在我們知道了跟上世界的潮流，去學外國之所長，必可以學得比外國還要好，所謂後來者居上。從前雖然是退後了幾百年，但是現在只要幾年便可以趕上，日本便是一個好榜樣。日本從前的文化，是從中國學去的，比較中國他得多。但是日本近來專學歐美的文化，不過幾十年，便成世界中列強之一。我看中國人的聰明才力，不亞於日本，我們此後去學歐美，比較日本還要容易。是以這十幾年中，便是我們的生死關頭，如果我們醒了，像日本人一樣，大家提心弔胆，去恢復民族的地位，在十年之內，就可以把外國的政治經濟，和人口增加的種種壓迫，和種種禍害，都一齊消滅。日本學歐美，不過幾十年，便成世界列強之一。但是中國的人口，比日本多十倍，領土比日本大三十倍，富源更是比日本多，如果中國學到日本，就要變成十個列強，現在世界之中，英法美日意大利等，不過五大強國，以後德俄恢復起來，也大約過六七個強國。如果中國能夠學到日本，祇要用一國，便變成十個強國。到了那個時候，中國便



可以恢復到頭一個地位。但是中國到了頭一個地位，是怎麼樣做法呢？中國古時常講講弱扶傾，因為中國有了這個好政策，所以強了幾千年，安南緬甸高麗暹羅那些小國，還能夠保持獨立。現在歐風東漸，安南便被法國滅了，緬甸被英國滅了，高麗被日本滅了。所以中國如果強盛起來，我們不但是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於世界負一個大責任。如果中國不能發揚負這個責任，那末，中國強盛了，對於世界便有大害，沒有大利。中國對於世界究竟要負甚麼責任呢？現在世界列強所走的路，是滅人國家的。如果中國強盛起來，也要去滅人國家，也要去學列強的帝國主義，走相國的路，便是蹈他們的覆轍。所以我們要先決定一種政策，要濟弱扶傾，才是盡我們民族的天職。我們對於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對於世界的列強要抵抗他。如果全國人都立定這個志願，中國民族才可以發達。若是不立定這個志願，中國便沒有希望。我們今日在沒有發達之先，立定扶傾濟弱之志願，將來到了強盛時候，想到今日身受過列強政治經濟壓迫的痛苦，將來弱小民族如我也受這種痛苦，我們便要把那些帝國主義來消滅，那才算是治國平天下。我們要將來能治國平天下，便先要恢復民族主義，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這便是我四萬萬人的大責任。諸君都是四萬萬人的一份子，都應該擔這個責任，便是我民族的真精神。——民族主義六講

## 三民主義與大學自序

本書是爲積極研究國學及發揚固有文化之光大本總理遺教而作的第一書。總理遺教說：「中國中有三段系統的政治哲學：在外國的大政治家還沒有見到，還沒有說到那樣清楚的，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話。」這是總理給我們的實訓，我們應當繼長增高，更進一步而發明大學一書是繼承五帝三代政治歷史的精神，憑空劈頭喊出政治路線的三大口號：一、在明明德，二、在親民，三、在止於至善。接着就是兩大作法：第一作法是心理建設：定靜安慮得，物本末，事終始。第二作法是政治建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三大口號好比法國革命三大口號。其實就是三民主義最初史實的源泉。在明明德，就是選賢舉能，民權授予之古式，要集中力量。在親民，就是講信脩睦，民生實現之正軌，要組織民衆。在止於至善，就是民不能忘，民族至上之強化，要奮鬥到底。這是我們發揚光大總理遺教的第一理由。總理遺教說：「政治的原動力在軍人。人類大天要做的，就是保和養兩件大事。保就是自衛能力。養就是覓食」。那末，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鄉人夫

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賓興」「民興」，名稱不同，實質是一個。就包含有「總理遺教」民治、民享、民有」的精神。大學格物，就是「格來也」，招來三物五物，都是出身鄉民的射工，就是「政治的原動力在軍人」，必得多多招來，加強動力。這是我們發揚光大「總理遺教」的第二理由。

中國上古原始建國於中原，四圍有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的野蠻民族，不時要來進攻，此今日德國在歐戰中原的形勢，還要危險得萬倍，所以凡是一個男孩子一生下地來，就要用桑蓬矢六射以射天地四方，表示他已經站在天地四方的中央，有了自衛的能力了。一方面固然是「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一方面又是宅中圖大，居中馭外。堯的「光被四表，格於上下」，上下四表，還不是一樣的天地四方。所以堯命舜曰：「允執其中」。舜亦以命禹；禹再來了一個「洪範九疇的「建中立極」。大學絮矩之道，上下前後左右的立矩形，仍是站在天地四方之中。每一個都是生而有此「受中立命」，和「建中立極」的精神，那末，積人而成國，所以國亦名曰中國了。這是我們發明中國原始建國的精神是如此。既然是每一個男孩子生下地來，就是射天地四方，所以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六藝之中，就有禮樂射御

射。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五物裏面，就有「主皮」的射術。鄉有庠，州黨有序，統名曰鄉學。完全以行「鄉射禮」，來資與賢能，選舉人才。鄉學以上有國學，國學又分出小學大學兩等。天子諸侯都在大學裏面，再行「大射禮」，來選取人才。後世文武分途，實在是唐宋科舉以後的錯誤。中國本來用弓箭武藝，來選舉賢能，不是用筆墨文思，來考試人才的。唐人詩曰：「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唐人有覺悟，以後的人就沒有覺悟了。這是我們發明中國原始大學的精神是如此。古人是八歲而入小學，十五而入大學。孔子還是如此，所以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凡是經傳裏面，單說一個學字，都是指大學而言。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孔子很謙虛地說：「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其實孔子是執射的。孔子嘗射於矍相之圃，就是習大射禮。孔子死後，諸儒還常習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孟子都常說射事，他們都是射箭高手。孔子嘗言「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孔子教門弟子，是傾心相授，和經託出，一切公開，並非另有半點秘密，做「傳授之心法」的。孔子說：「士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大學一書繼承孔子，就喊出「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三大口號來。射以觀德，是有憑有據的，這「明明

德」不就是「據於德」嗎？親親而仁民，這「親仁」不就是「依於仁」嗎？六藝是文武全才，最好沒有了，這「止於至善」不就是「游於藝」嗎？孔子又「變周之文，反殷之質」，把周官大司徒的鄉三物，回到他祖先殷湯革命的精神，喊出「知，仁，勇」三大口號來，知就是明知的「明明德」，仁就是仁民的「親民」，勇就是最後成功，和犧牲一切的「止於至善」，格於明顯了。這是我們發明孔門原始傳學的精神是如此。

以上，都是我們打開乾坤，遠觀古今，實見孔門集千聖百王之大成，總理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統一貫之精神，是應該這樣來繼續增高，發揚光大的。孔子是「大道之行，天下爲公」。總理就是繼承往聖的大道之行，天下爲公，而手創中華民國的。孔子是「博文約禮」，孟子也說「博學而詳說之，將以返約」。總理更是手不釋卷，博極中外叢書，據創立三民主義，來救中國的。墨子曰：「民聽不鈞，是以多書也」，管子曰：「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所以一定要教多人讀書，非博通叢書，不能通一書。必須博觀約取，纔是開化智民的道理。不然，就是專制愚民的手段。拿敵我來對比，就立刻可以分辨明白了。

現在倭寇在淪陷區，只許我淪陷同胞讀朱熹註四書，當然是沿用滿情人關利用朱熹註四書做

八股來愚民一種惡毒酷毒的手段。雖然不做八股，但是只許讀朱熹註四書，也就叫中國人殺受用，足以亡國滅種，永無翻身日子了。怎麼呢？中國本來唐以前，只有五經，並沒有四書，自從南宋朱熹纔弄出這「四書」的新名目來的。明太祖朱元璋洪武皇帝是「釋子顯真王」，和尙做皇帝，恐怕民心不服從，所以捧出「國姓爺」的朱熹註四書，教人做八股，和李唐皇帝捧出「立玄皇帝」李老君來，做他的靠山，一樣用意。可是程朱學術的惡劣，違反孔孟的本教，有許許多多，早經明清兩朝人識破了。「寧道孔孟誤，諱言程朱非」。這是明清八股家的金科玉律。可見孔孟之道，經過程朱，早已失真了。昔晉人范甯說：「王弼何晏二人罪浮於桀紂」。我敢說程朱罪浮於桀紂。怎麼呢？政治是要用人力來反抗天行的。古人說：「人定勝天」，就是征服自然。古今人類進化，都是如此。程朱是「信天翁」，閉口天，閉口天，完全喪失了古聖政治的精神。換句話說，古聖是要「徵諸庶民」，程朱只要徵諸性天，好比「薛徽於人，宋徵於鬼」，相差得大相懸絕，還是小事。把中國人教育到了害着天然流行病，什麼天曠天昏，醉生夢死，種種麻木不仁，連精神都成了東亞病夫。還要冒牌孔孟，叫着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的口禪，實在是一種偽學，生於其心，害於其政。有了偽學，纔有偽朝，和今日的偽組織。這是倭寇一種最毒藥，要征服滅亡中國。

的惡策。本來北宋初年，趙普還說：「以半部論語佐太祖取天下，以半部論語佐太宗治天下」。論語是最有用東西。無奈宋帝王是中國歷史上最沒出息的。寧可放棄燕雲十六州，不教曹翰諸將收復失地。後來一代不如一代，到了南宋，殺良將岳飛，用好賊秦檜，更是歷史上空前向惡政。朱熹生不逢辰，還要逢君之惡，把大學一書，任意篡改，變成他的偽學，妄言「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拿大人來威嚇壓服人民，教人不敢反抗。又妄言「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虛靈不昧，具眾理而應萬事」，就把「大學」做了「天書」。宋人迷信道教的天書。和道學先生說的天，是姊妹輩行，差不多，不算什麼一回事。朱熹本來就是鄉誦道士——參同契註疏。後來有以大學為八丹經一派。古人是要「外得於人，內得於己」，纔謂之德。所以要說「天親自我民親，天聽自我民聽」。朱熹那麼要徵之於民，他只要徵之於「所得乎天」，這還不是「天書」嗎？這不是「信天翁」嗎？又盲從程子的廢話，硬改「親民」做「新民」，那裏曉得「新民」是「被征服者」的專名詞，周人對於被征服的「殷洛頑民」而說的。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自從「信天翁」程朱發出這種妖言，果然「北部大人」來了，宋明一再亡國，中國整個民族兩度做了「被征服者」了。所以我說「程朱罪浮於桀紂」。現在倭寇正好利用朱熹註，養成「信天翁」的心理，做中國人。

這做「被征服者」，一面狂吠「東亞新秩序」，一面嗾使大人式的漢奸組織「新民會」，這都是朱熹註大學的流毒，我們不能不痛予闕除。我們要根絕肅清國民心理上所受教的漢奸，尤不能不大聲疾呼的痛予闕除。

本來朱熹所註四書的次序，是大學第一，論語第二，孟子第三，中庸第四。經過元明清三朝，因為大學中庸兩書的篇幅——書本子的厚薄差不多。就大學中庸聯合起來，成了接連的次序了。論起四種書的實質，大學論語是一類，都是注重人爲習慣的。中庸孟子是一類，都是根據自然性天的。可是論起作者的時代來，論語第一，是孔子弟子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中庸第二，是孔子之孫子思所著。孟子第三，是戰國初期孟軻所著。都是鑿鑿可據，作者撰人，自古有徵的。只有大學一書，纏在小戴禮記裏面。禮記本來是孔門「七十子後學者所記」，那末，孔子弟子之弟子，不知誰著的，並無作者撰人的姓名。朱熹妄言「曾子述經一章，其門人記傳一章」。是向着天說的賴天話，不是對着人說的老實話。無稽之談，不值一笑。孔子作春秋，辟楚不與同中國。孟子還罵陳相學楚「兩鬢鳩舌之人」。到了荀卿就不然了。他本是趙國人，去到楚國做蘭陵令了。大學書中，首引楚書，次纒及舅犯秦醫，完全破除「楚夏」的隔閡了。即此可以證實大學作者，是



戰國末年人，和荀卿同時吧！還有書中，四引康誥，一引衛詩。康叔衛祖，也許作者是衛國人吧！康叔官周司寇，最後出了法家衛鞅入秦，後封商君，衛國確實出了大人物。「衛多君子」，大學一書就有君子十五見。衛是列國最後亡，到了秦二世時候纔亡的。大學遺書，確有法家頭腦，在禮記中，應屬「古文派」，直招周官。和子夏荀卿傳學同一正統思想，不是談談性天的。我們根絕肅清程朱好言，用歷史法眼，再把先秦古書，來環證入學一書，確可見到內聖外王之學，就在此書中。我總理遺教垂諸萬世而不朽，此書實在有繼往開來——繼往聖，開來學的價值，先秦文字，一字千金，真實不虛了。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十五日

著者顧實，寫於重慶。

### 題朱熹大學章句

顧實

幹才小器弄神州，幾度江山失自由。孩子大人哀趙宋，新民主國痛殷周。

虛靈明德幽於鬼，好惡脩身僻作牛。

秦火若燒朱氏註，洗除奴化豁明眸。

## 本書編輯要旨

總理。總裁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統一貫之精神。大學中庸論語孟莊。確為傳統精神之所在。可是朱熹註誤解甚多，違反原書本旨。宋明一再亡國，正心害政，誤解流毒，實難辭咎。現在倭寇在淪陷區，只許我淪陷同胞讀朱熹註四書，仍想利用朱註誤解，作奴化教本。亟宜格三民主義，參酌重行改編，以救垂危之人心。國民人人都應該負責救國。茲先成訂三民主義與大學中庸一書，一仍王陽明顏習齋古本大學山主張，依照禮記大學原文，固有章次，並用鄭注，講解明白，盡人可曉。

第一曰大道章，有五帝三代政治，而後有周季百家政論。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公問的喊出三天的號，兩次作法。本章已確立內聖外王之始基。古之聖王，盡是先民。其名王政，其實民治。

第二曰格物章，虞書「格則承之庸之」，周官鄉民三物五物，賓興賢能，盡是射工。政治原動力在軍人。從「欲明明德於天下」到「格物」，是勢於求賢。從「物格」到「天下平」，是依

於得人。慨自朱熹誤解，從此用人行政，無容物之意，朝局水火，非亡國不可。本書改正，上符總理遺教民權第一。

第三 致知章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盡天下之人而知之，知人自知，明莫明於是矣。德本財末，德是自衛能力。財若誤入強盜侵略，終必擄敗。

第四 誠意章 「精誠所至，金石爲開」。匹夫不可奪志，盡人有絕對的意志自由。自誠明是「裏向外」法，自明誠是「外打進」法。禮樂刑政，胥於此出。朱熹不識，割裂分成數章，致人意志薄弱，罪大惡極。本章改正，恢復固有精神。

第五 正心章 無物爲大，惟心爲大。操心，則心存而正。心如機器，愈用而愈靈。今人叫「用腦子」。能用腦子的，是征服者。不能用腦子的，是被征服者。

第六 修身章 人莫不有其身。任情之所之。與世相遇，譬如水之隨盂，盂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歷盡滄桑而身不變。有子克家，農世其業。朱熹不識，讀辟爲僻，流毒所極，染「阿芙蓉癖」，種種癖，喪國際地位，耗矣哀哉！

第七 齊家章 惟孝弟慈，國之事君事長使衆三大典，胥以此爲出發點，王道自然，莫自然

於此。「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現在外國人也說：「搖搖籃的手，就是掌握天下的手」。

第八 治國以天下章 國與天下，不可分離。治國如治水，有理可尋——德財平均分配。平天下如打鐵，變方不能平不平——德財不易平均分配。中國是建中立極，一個立矩形的國家，製矩之道，就是製矩之道。把上下四方。逐部洗刷清潔，到了正大光明。總理遺教「和平奮鬥」，又和平，又奮鬥，纔是治國平天下大道。



# 三民主義與大學

## 第一 大道章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注〕明明德，謂顯明其至德也。止，猶自處也。

〔解〕大學一書，劈頭開發政治路線，喊出三大口號：

一、在明明德 是選賢舉能，就是民權授予之古式。要集中力量，好比要重用政治造路工程師。整個精神寄在格物章。

二、在親民 是講信修睦，就是民生實現之正軌。要組織民衆，好比要團結政治造路工程師，和工人一起。整個精神寄在致和章。

後漢 鄭玄注  
民國 顧實解



(南)

三、在止於至善。是民不能忘，就是民族至上之強化。要奮鬥到底，好比要自處於最完美的政治造路工作。整個精神寄在誠意章。

照文義講，應該叫做三在。宋儒叫他三綱領，實在是三位一體，不可分離。和三民主義具有貫精神的，並沒兩樣。總理說：「中國自有歷史以來，沒有實行過民權。……但是……堯舜的政治，名義上雖然是用君權，實際上行的民權，所以孔子總是宗仰他們。——民權主義一講。這是很清楚的，已經把歷史總決算了。雖未實行過民權，而實際上行的民權已經很久了。

誰來開發政治路線？是要射工來，很嚴肅地開發政治路線。

誰是射工？古者男子生而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凡男子都是射工。

射工從那裏來？是從鄉野來。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又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大部分的男子是民衆主體，都處在鄉野。正合總理說：「要喚起民衆……共同奮鬥……」

孔子這個話，憑着什麼說的。是憑着當時周代制度說的。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

禮，樂，射，御，書，數。這鄉三物就是大學三大口號的來源，實則就是「鄉射」，「鄉飲酒」故事。大司徒屬官，有鄉大夫，有州長，有黨正。黨供射器。州長各於其州，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鄉大夫每三年，考其鄉民之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大概經過州長三年教練之後，再經鄉大夫的鄉射，這就是選賢舉能的開始。天子畿內，是鄉大夫選舉之後，獻之天子。諸侯國內，是由鄉大夫選舉之後，獻之諸侯，諸侯以大射試之，貢之天子。天子每歲以畿內及侯國所得的賢士，親自以大射試之於射宮。射宮者，天子五大學中之有東序者是也。射者，射爲諸侯也。若是國有大故，由諸侯而推尊爲天子，就是選賢舉能的終點。這是上古制度的大概。上古百官亦稱曰百工，簡直都是射工選手了。總理說：「人類要能夠生存，就須有兩件最大的事。第一件是保，第二件是養，是人類天天要做的。保就是自衛，無論個人，或團體，或國家，要有自衛的能力，纔能夠生存。養就是覓食。」——民權主義一講。這正可以想測古者男子生而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剛生下來的男孩子，已經在獎誘他有自衛的能力了。所以古人唯一大事就是射，除掉個人和團體的不算，國家規定的射，就整整有四種：

一、賓射。天子與諸侯射，羣臣不必皆射，舉行無定時。



二、燕射 惟羣臣射，天子不必親射，諸侯又不必與射，舉行無定時。

三、大射 每歲春，天子與諸侯卿大夫士皆射。

四、鄉射 每歲春秋，州長會民射；每三年春，鄉大夫選士射。

除了賓射以宴賓客，燕射以宴羣臣，皆在官寢之內，不干學校之事外，鄉射以習禮樂，必於庠序之中——鄉曰庠，州黨曰序。大射以習禮樂，必於大學之地——天子有五學，諸侯有三學，皆大學也。庠序總曰鄉學。鄉學之小，固不如大學之大。然而鄉學大學始終精神一貫，離不了鄉三物的範圍。

古代的學校制度是怎樣？可以說是於古有徵。拿古書來證明，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這要加以說明，塾就是埠字，埠，是射具之名，就是箭靶子。古人是沒有一個不會射的。所以家有塾了。本來是鄉有庠，州有序。鄉庠并人於黨，所以黨有庠了。術遂通用字，術有序，就是遂有序。遂鄉序遂序，都是鄉學。遂有術

齊大傳說：古者八歲而大小學，見小節焉，履小義焉。十五而入大學，見大節焉，履大義焉。這就是鄉學以上，國學分爲小學大學兩種。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道就是政治路線，人類是政治動物，趕不上政治路線，是沒有生存希望的。莊子曰：「道在稊稗，在屎溺。」是相對的。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是對的。那末，大道是什麼？小道是什麼？可以說人類是靠看進化來奮鬥的。有兩種經驗學識：一是科學，主觀察。二是哲學，主判斷。中國古代學術已經很進化，把道分出大小來，小道就是重科學，大道就是重哲學。古代誠然是科學未發達，特別重視哲學，然而看到上次歐洲大戰的失敗，德國因爲專家太多了，只見一體，沒有看見全量，就是失敗了。這次倭寇的瘋狂侵略，也是只見一體，沒有看見全量。一寇失敗的個。這樣看來，那末，學問道體見到有大小之別，也就非常的重要了。

單是射工，不要鬧餓子，鬧禍嗎？這話錯了。正是要用射來維持秩序，好比現在一切軍事化，就是這個道理。本來鄉三有的六德，是人德性的條件，六行，是人行爲的條件，都不是立刻可以使人見到的，太玄妙了。只有六藝，是人藝術的條件，可以立刻使人見到。尤其是射，最易引起民衆歡呼，博得萬衆喝采。不但可以見到自衛能力的極度，實在是要鼓動大眾唯一最好的工

具。今存一部禮經——儀禮十七篇。其中屬於射者有兩篇，一大射，三鄉射禮。與射有關係者更有兩篇，一燕禮，二鄉飲酒禮。禮記射義篇曰：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行燕禮。鄉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禮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故射者選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其節，天子以鷹隼爲節，諸侯以經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芣爲節。鷹隼者，樂官備也。經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主務焉。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是以。

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流亡者，未之有也。」

這一大段文字，讀者能透澈理解，就可以見到大學三大口號的真解了。試說明於右：

(一) 在明明德 就是古者天子諸侯，鄉大夫，歲歲年年，繼續不絕，從「物格」，做到了「天下平」，古書有連言「明明」二字，和單言「明」字，都是一樣的意思。例子很多。單舉虞詡曰：「克明德」，荀子正論篇作「克明明德」，就是鐵的證據。不過連言明明二字，似乎有點繼續不絕，格外鄭重的意思。堯典曰：「明明揚側陋」，也是一事實了。射義第一則曰「射以觀德行」，再則曰「射以立德行」，三則曰「射以觀盛德」，那末，德就是六德，行就是六行，沒有射，就見不到六德六行，立不成六德六行了。換句話說，沒有射，就不能明明德了。還有聘義曰：「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本來漢儒訓「德者，得也。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果能「外無敵，內順治」，這樣的得於人已而明其德，就真正光明無量了。射的第一義，就是「射者，序也」，維持秩序，和今日的一切要軍事化紀律化，沒有兩樣。鄉飲酒義曰：「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古之學道德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

務焉」。這還只不過是內得於己，要到了外無敵於天下，纔算是外得於人。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那裏曉得要外無敵於天下，內得於己身，纔是大德嗎！今人進學校，誰都只知道取得資格，那裏曉得古人的鄉學大學，用射來試其健兒身手，表現有絕對的自衛能力，顯出他「外得於人內得於己的德嗎」再進一層，「禮以體長幼曰德」，這個德就是師弟之道，也就是官民之道了。師弟官民，上下和順，唯一秩序的大德，安內而後能攘外，必先自治，而後能勸亂。所以大學三六口號，第一就要喊明明德。然而用什麼東西顯明出來，就是要用射。有了射，纔能顯明其德。「天地之大德曰生」。德生就是德性，沒有自衛能力，誰都要失其人性。古代由鄉學的民與賢能，升到大學，一律要用射來選舉有德，選舉的，都是國家賦予的權力。所以我說就是民權授予之古式。

(二)在親民 就是「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上下一體，親愛團結，和睦無間。射義篇所說：「君臣盡志於射」，就拿射做了修身的工具了。古者天子有民曰兆民，諸侯有民曰萬民，其實天子諸侯亦皆民也。怎樣講呢？先秦古書裏面把先聖王一概名之曰先民，就是鐵的證據。何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不過這也有一個程序，是「內

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夷狄」，是這樣的一步一步，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之謂德，而親愛團結起來的。不如此，就不能生存，所以我說就是民生實現之正軌。

(三)在止於至善 就是孟義篇所說：「君臣盡志於射而免流亡」。有所歸止，仗着一腔誠意，歌斯哭斯，衆國族於斯。天下最好沒有的，就是祖國——父母之邦了。一個人燒得變成灰，魂魄還要來歸命祖國，發展祖國，保衛祖國，掘山填海，都要來幹。大學說得好，「邦畿千里，惟民所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就是一切歸命中央，歸命祖國，沒有比祖國一切的一切最好了。沒有比祖國最好的，就是至善。要歸止到最好沒有的祖國，就是止於至善。現在中國人跑到外國去而死了，還要吧棺材送到自己家裏來葬，我最近到四川，纔曉得有四川姓黃的，做了漢廷王，還不忘記祖宗墳墓，中國聖地的精神，到如今還存在着哪！如果能大家團結，共同奮鬥到底，就達到了古人所謂止於至善。所以我說就是民族至上之強化。

總而言之，三大口號，就是要一，集中力量。二，組織民衆。三，奮鬥到底。沒有民權賦予，能集中力量嗎？沒有民生希望，能組織民衆嗎？沒有民族意識，能奮鬥到底嗎？凡是一個民族

發展，都是依着地理而後有歷史，中國古代以農立國，地處中原，四面環繞着「蠻，夷，戎，狄」的野蠻民衆，不時要來進攻，比今德國地處歐陸中原的形勢，還要危險，所以凡是一個男子剛生下地來，就懸弧用矢，射天地四方，表示他已經站在天地四方的中央，居中馭外，宅中圖大，建中立極，有了自衛的能力，「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從此積人而成國，國於天地，就號稱中國。「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不如此，不足以建國。所以鄉三物比法國革命三大口號，高明得多。法國革命三大口號，是一自由，二平等，三博愛。但是我談到此，要把德國腓烈特大王發明的「外打進」法，和法國拿破崙發明的「裏向外」法，來介紹一下：

將領畢將軍說：「德國腓烈特大王在軍事教育上，發明了「外打進」的教育法，就是從外表的整齊嚴肅以浸潤之，至於心志和同。法國拿破崙出來了，帶了一羣七長八短的多數民軍。到處打勝仗。也得到別一種的軍隊教育法，叫做「內心發展」。只須有愛國心，有名譽自覺心的法國成年男子，個個是勇敢的兵卒，帽子不妨歪戴，軍禮不必整齊，恰恰同德軍相反，不是「外打進」，却是「裏向外」。——國防論。

這一個「外打進」，一個「裏向外」，是很有趣的。我以為法國革命三大口號，畢竟還只是

「裏向外」法，鄉三物實在是象該「外打進」法而有之了。所以沒有道德，講什麼平等？六德是天子與鄉民齊聖，這不是平等的鐵證而又是平等最好的條件麼？沒有行誼，講什麼博愛？六行是鄉民與天子同孝，這不是博愛的鐵證而又是博愛最好的條件麼？沒有能力，講什麼自由？六藝是鄉民與天子共射，這不是自由的鐵證而又是自由最好的條件麼？實在比起法國單只空空洞洞喊出三大口號來，高明得多。並且中國是先平等。法國是先自由，這也是一個「外打進」，一個「裏向外」，鐵的證據。總而言之，鄉三物是「外打進」，「裏向外」二法，兼而有之，有條有理，詳明賅博，整然不紊，完全可以躬行實踐，不是徒口空談的，真正是中國古代建國的法寶了。

誰都知道無歷史不成科學，都是先有事實，後有理論。有五帝三代之政論，而後有周季百家之政論，尤其儒家是正統思想的政論。可以把鄉三物的前前後後，立一個表來證明：

殷湯革命語	知者謀之，	武者遂之，	仁者居之。	莊子 王篇
周官鄉三物	一曰六德，智仁聖義忠和。	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	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周禮
政，務三而已	一曰擇人，	二曰因民，	三曰從時。	左昭七年傳



	好學近乎知。	力行近乎知。	知恥近乎勇。
大道之行	天下為公，選賢舉能。	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	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不保，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闕而不貳，盜竊而不取，詐而不閉，是謂大同。
士志於道	據於德	依於仁	游於藝
大學之道	在明明德，人倫明於上	在親民，庶民親於下	在止於至善。聖人，人倫之至也。
			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曰止諸止足。易謂止足，曰止諸止足也。蓋倫
孔子語	大學	孟子語	荀子解蔽篇

者也。至也者，盡制者也。  
兩盡者，足以爲天下極矣。  
故學者以聖王爲師。

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逐  
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

荀子修  
身篇

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  
非不察也，然而君子不辯止  
之也。倚魁之行，非不難也  
，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

這個表、似乎有點複雜，其實三大口號，簡直就是中國政治的大憲章——憲章文武。比今日憲法的條文，彈性力還要強。所以內包極爲宏富，況且精神條件本來沒有天然的界限，可彼此此，所以文字頗有出入，而實質還是相同的。孔子本說：「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然後後來作春秋，又「變周之文，以反殷之質」，回復到他祖先殷湯革命的精神，所以唱起「知，仁，勇」，三大德來了。其餘和孟子說的，都可對比。荀子特別說明：要止於聖王，排除土匪武

的徒口辯，徒身行。止於聖王，就是止於至善。聖王給我們的是什麼？就是給我們萬子萬孫安居樂業聖地的中國。還有墨子辯經曰：「止，因以別道——別，是辨別的別字。這就是荀卿所排斥的口辯派。不過在當時盛稱「禹墨」——夏禹，墨翟。所以大學一書只稱堯舜湯文，避免衝突肥！但並無損於大學全書的價值。

有人說孔子是尚文的，不是尚武的。這話是根本錯誤。孔子說：「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又說：「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孔子的確是文武全才。左氏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都能幹的。所以孔子敢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夷狄有君，不及中國沒有。中國沒有君，中國自有辦法。——後來程朱曲解，是程朱的「人頭畜鳴」。辦法就是選賢舉能。孔子的確是射工好手。「弋不射宿，」不射宿鳥，是要射飛鳥的。孔子嘗射於豎柵之圃，就是舉行大射禮。達巷黨人說：「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孔子聽到了，馬上自己很謙虛地說：「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其實孔子特地謙虛，好像爲了周流列國而說執御罷了。孔子常指稱其弟子曰「吾黨」，正因爲了當時制度，「黨供射器」，黨就是起碼的自衛團體了——其餘三黨九族可想而知。孔子身後，諸儒還是習大射於孔子家——史記孔子世家

大概是「不忘孔子師傳」。可見儒家都是射工好手了。孟子曰：「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這庠序學校四種名義，正合今日的管，教，養，衛四大事——學是管，校是教，庠是養，序是衛。其實「殷曰序，序者射也」。只一射，已經包括管，教，養，衛四事了。並且中國一切的文化，也都從這個射的秩序而流露出來了——國是最高的自衛團體。由黨而鄉而國而天下。後世文武分途，恥尙失所，文人「不習武，武人不讀書，實在是根本錯誤」。

可是談到後世的錯誤，就有許多非明辨不可了。孔子繫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慨自「懸弧之喜」一語，至今尙在口碑，應該男子生而個個富有自衛能力。那裏曉得後人不肖，還心任意，猖狂妄行，就壞了。第一、是魏晉玄風，第二、是宋明理學，都是言之心痛。魏晉玄風，闖了中原板蕩，神州陸沉的大禍。但當時還承着秦漢餘風，有兩種法寶，一是孝經，二是急就篇，都是切合民生日用的。所以還能保着一部分的江左偏安，和半廢的蜀隋李唐，迅速地復興民族。到了趙宋太宗刊板流行大藏經，儒生好奇，厭故喜新——厭棄歷史，陰翳禪學餘緒，來曲解儒書，特別提出四書的新名目來。朱熹懷疑孝經，從此千年法寶，一旦中斷。急就篇更沒有人過

開了。民生有趨陋多，民智日益蒙昧。到宋亡國時候，陸山舟中，君相還在講大學，也可說是「以大學亡國」了。朱熹改本大學，王陽明反對，仍用古本大學——陽明集中有大學古本序，函海中有王守仁大學古本旁註。所以陽明事功超過程朱，然而功令所在，科舉只重朱熹註本，逃不了滿清入關。滿清又讀明祖故習，用朱熹註四書來愚民，「驅糜漢族」。現在倭寇又在淪陷區，只許我淪陷區同胞讀朱熹四書，「奴化政策」與「毒化政策」並進。那末，無疑地這個四書，尤其是「大學」，要做我民族的致命傷，比自殺的毒藥還要厲害罷？然而要知道四書，尤其是大學的本文，都不錯，自有他金科玉律的價值。只有朱熹的註是壞了。明清兩代反對朱熹註的學者，著書糾正，和抨擊的，更僕難終。王陽明顏習齋是最著名的。可是經過清代二百六十年的攻訐，和現代的科學，來綜合檢討，就格外看出朱熹註的壞處來了。中國是從五帝三代早出了神權時代，而進到君權時代，並且君權是從民權而來的。外國學者稱之為「民立的君主」。朱熹的壞處，就開創車，開到神權時代去了。實在離開大學的本文太遠了。朱熹本來暗地模倣釋迦牟尼佛的「自覺」，合他，滿覺（涅槃）三法，來曲解大學三綱領，而又與佛氏的民衆化，完全相反，真正壞到透頂了。管子曰：「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管子卷之六。所以上古太史「輪軒探風」

，要考察民意。今江浙民間恆謠道：「唐烏龜，宋鼻涕。明不明，清不清。這話似乎說得刻薄而鄙俗，然而可以見到中國是禮義之邦，盛極於唐，而唐就壞了。有人說：「唐人荒淫，累代獨絕」。唐人詩裏面可以看到，一大半是談婦人，帷薄不修，所以要叫烏龜。宋帝王自棄其人民土地，是歷史上最糟的，宋儒偏偏要捧着皇帝來講理，格外糟了，特別要給民衆唾棄，所以要叫鼻涕。明不明是糊塗蟲，清不清是混賬貨，根本認不清老祖宗了。「甯道孔孟誤，諱言程朱非」，這是明清八股家的金科玉律，表示孔孟之道，早已失真。我今先把朱熹大學註的流毒，指明出來：

第一，大人毒 一部大學全書，凡言君子十五次，言小人四次，絕對沒有提到大人一次，朱熹忽然劈頭加以「大學者，大人之學也」一個曲解，正是犯了誇大狂，絕不可通。古者八歲而入小學，十五而入大學，不能說小學是小人之學，更不能說大學是大人之學，這在邏輯 Logic 的命題上，萬萬通不過去。何況古稱大人，一是王公大人，二是天民大人，三是「占夢」之人，也稱大人，這都是局部的人物。古代大學制度是自天子以至於庶人，都是同學，那裏容許局部人物來頂冒大學的名稱呢？這實在是朱熹的心量太狹了。大學當做特殊階級的專利品，這個大人在朱熹心目中，實在就是天人了。開倒車，開到神權時代去了，所以要說「人之所得乎天，虛

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要說「新民」，要說「無一毫人欲之私」，把政府衙門裏的皇帝，和達官貴人，都當做大上的天帝天神，那得不造成宋明以來專制政治的黑暗呢？中國整個歷史上，是君子建國，到了趙宋以後，就接一連二的以大人亡國。「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這是大學最切實而有應驗的教訓。滿清末年，士大夫階級都稱起大人來，到民國纔革除。現在還有許多漢奸，想倚仗外勢，來做大人。這個中毒，比害了楊梅瘡，還要厲害。

第二，虛靈毒。明明德是選賢舉能，顛撲不破的天經地義。朱熹那裏夢想得到。既不懂得明明連語，又不懂得「德」和「明德」，大有不同。德是指着普遍的民德而言，明德是指着最高的君德而言。一部十三經之中，鑿鑿可據。德必要自己實心實力去幹，「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人已皆得，纔謂之德。明德更非有大功不可。如禹之明德，周公之明德，詩詠「帝謂文王，予懷明德」，都是很顯明的證據。都是要徵諸人的行爲，小的要外對得起人，內對得起自己。大的更要「外無敵，內順治」，所以叫德行。斷沒有但徵諸人之所得乎天」，像朱熹所說：「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的。那末，孔子說：「性相近也」。孟子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佛說：「狗子皆有佛性」。人之所得乎天者，還不是人禽差不多。退

「萬步講，法國盧梭 Rousseau 個「天賦人權」，固然錯誤。但能助起民權。朱熹則是相反，他要利用大學書來「腐化」君權的。只有大人，纔算是「人之所得乎天」，能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的。小人是殼不上的。要把朱熹註「大學者，大人之學也」上下一貫來看，纔明白他的用意所在，剛巧與大學本文是民興賢能的本旨相反。這樣的謬說，上誣古聖，下欺後世，還能容其存在嗎？本來德字應該作惠，造字是直心爲德，就是直對着心，問心無愧的意思。鄭玄也說「在心爲德」，是行爲必根心而生的意思。但是在憑上智天才，或是生知之聖，不會虛靈到了具衆理而應萬事的。君人兩面之術，也要有知人之明。叫知事之人來做的。知事的人，天稟更有限度。古人是「輛車子，要叫「輪人」，「輿人」，「轉人」，「車人」好幾家來合造。今日科學分工更細了。那裏來的六通神力——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漏盡通，能具衆理而應萬事。拿「肉心」當做「全知全能的上帝」，萬能而實無一能，所以德國廢皇威廉第二要罵「支那四百兆白癡」——廢皇所著征服世界。惟其白癡，纔較得上「奴化」。明清以來，造成了許多「空心」大人物，現在倭寇又要來利用，我們還不認識這個虛靈毒嗎？

第三，新民毒 這是大人的第二作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上下一體，身



親修治。如此親民，真是古聖善政。程朱淺見，不認識實質的親愛，只認着字面，來捕風捉影，見到康誥的新民，硬說要改做新民。那裏曉得周人滅殷誅紂，并殺紂子武庚，封康叔以鎮撫殷洛頑民，喊出新民的口號來，在周人固然是喜劇，在殷人就是悲劇一個征服者，一個被征服者。實際「新民」一口號，就套在被征服者頭上，這樣的官新民舊，官做主人，民做奴隸，到底是什麼政治。「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自從程朱狂言，風行天下，當真宋明一再亡國，兩度做了被征服者。現在倭寇「人頭畜鳴」，叫着「東亞新秩序」，又指嫉漢奸，組織新民會，拿新民口號，要套在中國人頭上來了。誰願意再中這個「新民毒」。

第四，絕欲毒。這是大人的第三作用。「民止邦畿君止仁」等等，都是公私兩盡。尤其是「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云云，連來六個欲字，正用得着德國大哲叔本華 Schopenhauer 說：「宇宙之根元，在於慾望」，纔見得我民族建國的偉大。斷沒有只許有人欲之公，不許有人欲之私的。現在國法及國際法，皆有公法及私法的條例，所謂「王道不外乎人情」。朱熹硬說：「至善，必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那末，秦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果真天理之極，還不是天從人願，盡如人欲之私嗎？朱熹真是昏無所知，除非是天然几上的淨瓶，神龜子裏

的佛爺，纔無一毫人欲之私。所以宋元明清六七百年來，科學不發達，國防不修明，貨(養)棄於地，力(保)不出於身，沒茲誨盜，反成了倭寇瘋狂侵略的目標。只爲着「絕欲毒」的發作。

以上四毒俱發，只爲了朱熹開倒車，開到神權時代去了，把大學當做天書了。中國社會自宋至今，已經給朱熹麻醉得夠受用了。現在倭寇又想要利用，實施奴化教育，用緩和手段，麻醉我民族，慢慢兒來併吞滅亡我民族，我們還能承認嗎？所以本書力主掃蕩不根歷史的曲解，說明史實的真理，和（原）來軍事化的原形——射工，加強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信念，闡揚（原）總理總裁（原）湯文武周公孔子傳統一貫之精神，貫徹到底，萬古不朽，與天壤同其無窮。從三民主義的新光裏，照見我中華民族的立場，再實現整個民族藝術（原）化起來。「懸弧之喜」一語，還普遍着「載在口碑」，只要能恢復起來，發揮「弧矢射擊」「槍礮射擊」不二的神威。這就是大學「（原）」的真本領，很嚴肅地復活到人間來了。

大學這部書是很科學化的，內容是很簡奧，很淵博的。憑空跟着歷史，劈頭來了一個政治路線的三大口號，接着就是兩大作法，第一個作法，是心理建設。第二個作法，是政治建設。就確定了政治哲學——哲學綱領，和條目。今爲要一覽而瞭，先列大學全書一覽於左：

# 大學全書一覽

在明明德……（民權第一——集中力量）

在親民……（民生重心——組織民衆）

在止於至善……（民族至上——奮鬥到底）

至大日就  
至三綱也

## 兩大作法

心理建設——定，靜，安，慮，得。物本末，事終始。

（心理能力養成法）（心理判斷人事法）

政治建設——格物，物格（招來人物）——射工

（八條目）

（總理說：「政治的原動力在軍人」）

致知，知至（充足知識）

（恆語：「知識就是權力」）

誠意，意誠（堅實意志）

（意志是生命創造的機關）

格致正誠，  
內聖之學。

（正心，心正（持平心地））

（「心思以愈用而愈靈」）

修身，身修（修明身分）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各有立場）

齊家，家齊（齊整家庭）

（家庭是人類出發處）

治國，國治（治理國事）

（國家是最高自衛體團）

（修齊治平，明明德於天下，天下平（保障世界和平）  
外王之學。）

（總理說：中國人纔是：最愛和平的人）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注）得，謂得事之宜也。

（解）這是公開的射工羣衆心理建設的初步，是心理能力養成法。要經過五大階段。從第一，發動式的「有定」，接連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不絕進行式的能靜，能安，能慮，能得

。把心理能力養成到慮無弗得。何等大事！心理建設是政治建設的前提，但是前提的前提，還要首先養成他心理能力。不如此，就民志不堅定，未免危險了。

怎樣是公開的呢？要曉得大學一書，完全是公開的。動員民衆，絕對不是私相授受的心傳。

凡有血氣心知之倫，都應該接受教育，知識能夠支配心理的健全。把心理的能力養成到「鄉三物」，要鄉民與天子齊聖，纔能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上下相親，一心一德。可與之死，可與之生。孟子曰：「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所以民衆心理建設，高於一切。非有民衆心理養成法，予以相當之教練不可。

怎麼說知識能夠支配心理的健全呢？這是很明白的。凡是心理的不健全，就是因爲他無知識，和知識的不健全。人類固然是血氣心知之倫，中而有知。知之造字，從矢從口，懸弧用矢，父老口口相傳，絕對不會沒有知識的。然而他的知識太壞了，就等於無知識，甚至比無知識更壞。所以要有「鄉三物」一貫的大學三大口號，確立了知識的標準。通俗點講，三大口號好比「三斧頭」，斫到底了，誰都看見到止境了，決不再會枉費心力，浪費精神，去做害人害己的勾當。這就是「知止而后有定」。

爲什麼要說「有定」，不說能定呢？要曉得這個「有定」，好比是「有虞有夏，有商有周」，有字是有了固定範圍了。就是知識的領域——三大口號就是標準知識的領域。古代「有」字，和「域」字的意思差不多，所以九州又叫「九有」，等於九域的意思。有定，是人心大定。中國人應該做中國人，決沒有混帳去做漢奸的，決沒有昏蛋去販洋貨的。我不是講「止於至善」，就是天下最好沒有的是祖國嗎？這箇知止而后有定，真是把有生以來什麼都定了。「血濃於水」，什麼不想不孝，都是連畜生都不如了。並且可以說這個「有定」，祖先早已爲子孫「前定」了。祖遺若大山河，若大人口，若大物質，若大精神財產，你不知道運用嗎？就是不肯逆種。中庸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殆，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祖先早爲我們豫立了，早爲我們前定了。所以孔子要「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荀子要說：「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聖有定倫，王有定制。聖就是先聖哲，王就是現政府。今日總理總裁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統一貫之精神，就是因爲「前定」了。今日全國四萬萬七千萬同胞都知道要「止於三民主義」，也就是因爲「前定」了。這樣的「知止而后有定」，正可說「定也者，定天下也」。什麼「神武者定」，和定識定力

，定計定策等等，都是「一以貫之」的事了。這個心理建設，正是絕對的偉大無倫呀！從「有定」的範圍下，精神作用，發生內心的心理，開展四種能力。「靜」「安」兩種能力，是屬於靜的方面的。「慮」「得」兩種能力，是屬於動的方面的。「文武之道，一張一弛」。非靜不能動。非儲蓄不能發洩。「將軍盤馬彎弓在擒敵」。並且惟有大靜，纔能大動。這四種能力又像是從原因而產生結果了。不過，從心理建設的大致來講，定，靜，安，慮，得五字，確是成了五大階段——內的五大階段。好比人心大定了，不久就平靖無事了——靜靖通用字。這是定而后能靜」，出於羣衆心理自然產生能力者一。從平靖無事，不久又安居樂業了，這是「靜而后能安」，出於羣衆心理自然產生能力者二。從居安樂業，不久又居安思危了，這是「安而后能慮」，出於羣衆心理自然產生能力者三。從居安思危，不久又得着辦法了，這是「慮而后能得」，出於羣衆心理自然產生能力者四。「天之生民也久矣，一治一亂」。一部易經，始於「乾坤」，終於「既濟未濟」。絕對沒有長治而不亂的。「定」「靜」「安」三階段就是致治的心理。「慮」「得」兩階段就是防亂的心理。得者，得人而治也。下文的「物」和「事」，就是「事在人爲」。總理說：要喚起民衆……共同奮鬥……」，也就爲此事。

有人說：羣衆心理都是偷安旦夕的，那裏會居安思危而慮出什麼事來呢？這是不對的。要曉得大學所教的「鄉學」「大學」二貫，都是射工的羣衆心理，連孔子都是射工。所以孔子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孔子的遠慮，真遠極了。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載之憂。孔子乃垂教萬世，正有萬代之憂了。荀子曰：「先王之道，仁義之統，詩書禮樂之分，固天下之大慮也。將爲天下生民之屬，長慮顧後而保萬世也」——策辱篇。那裏曉得晉卻毅以悅禮樂而敦詩書，纔能做中軍元帥，詩書禮樂就是最高統帥學嗎？「燕雀處堂，子母相樂，不知大厦之傾，在於俄頃」。魏晉方風，神州陸沉。宋明理學，一再亡國。都只好算是燕雀處堂一般了。莊子說：「偃兵者，造兵之本也」——庚桑楚篇。不但中國歷史上，任何民族歷史上，凡是偃武修文盛極了，沒有不遭敵人屠殺，甚而至於亡國的。左氏傳曰：「前茅慮無」——宣十二年。杜預釋之曰：「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踰伏，皆持絳及白爲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這是虛字最後的正義。老子曰：「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那末，備慮有無的範圍當然要到軍事範圍爲極點了。五禮之中，本來有軍禮了。鄭注，「得事之宜」，也是很對的，得人而治，就能得事之宜了。



再進一步講，這個射工心理能力養成法，還是從射工自身的藝術技能而來的。可以拿射義篇的原文，來做鐵的證據。

「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觀德行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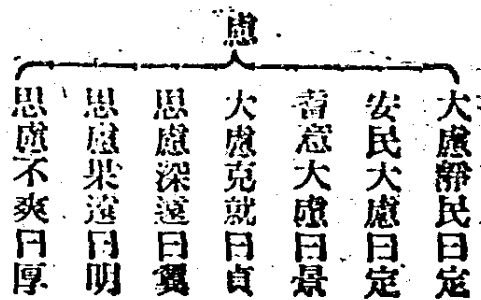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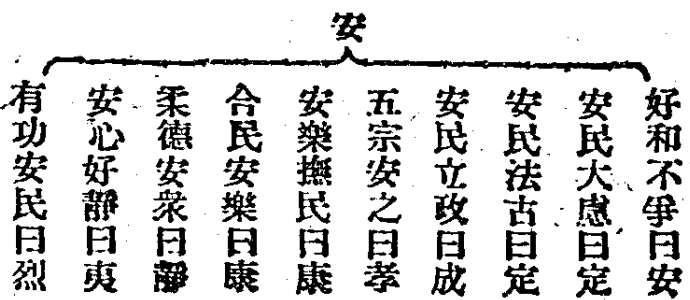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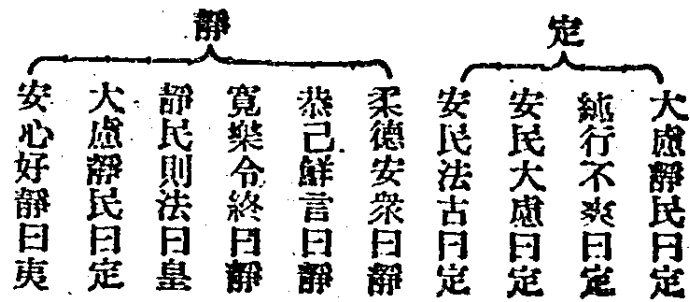
「射之爲言者，釋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中矣。」

這原文兩則，加以解釋：射，就是止於射而定了。心平，就是靜。體正，就是安，審固，就是穩。射中，就是得。不是很顯明了嗎？

再進一步講，從射工普遍的羣衆心理，一轉而爲最高的君子兩面之術。堯典的「欽，明，文，思，安安，允恭七德，在精神方面，本無天然的界限，儘可并七而爲五，彷彿五段教授法，儘可併做三段教授法了。還有武王召周公曰：「躬有四位九德……四位：一曰定，二曰正，三曰靜，四曰敬。敬位不戢，靜乃時，非正不發，定得安宅。九德：一孝……二悌……三慈惠……四忠，四曰敬。敬位不戢，靜乃時，非正不發，定得安宅。九德：一孝……二悌……三慈惠……四忠，五中正……六恭遜……七寬宏……八溫直……九象武……」周書夏典篇。還有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這都可以歸納起來，立一個表來說明。

敬	定，正，	欽，明	射	射	定
思	靜，敬	文，思	心平	內志正	靜
安定		安安	體正	外體直	安
安民		允恭	持弓矢審固	持弓矢審固	慮
	九德	克讓	中	中	得
曲禮	周書	堯典		射義	大學

憑空劈頭跟着歷史，來了三大口號就是道。道無術而不行，所以有羣衆心理能力養成法。又轉成了君人南面之術。此術溯始於堯典，大成於周公「證法解」一篇。今再拿「證法解」，立一個表來，可作澈底的說明：



注意：有記號者，  
證名·有·記者，  
說明語。

老子一書，專講君人南面之術，沒有儒家明白。因為他是玄學——黑學，不公開的。不過，還一個表，過細攷察一下，可以見到，定第一，有四條說明。靜第二，有三條說明——從來政府習慣上，多用靖字。安第三，只有一條說明。這都是正式成立一個證名的。其餘單用作說明語的，就不算了。可見人類是安不得的。「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這是鐵定的命運。實在治安向日

子太少了。難怪今日歷史家要說：「自有歷史以來，三千四百年當中，據統計所得，只剩三百年十四年沒有戰爭了」。簡直不安的現象是家常便飯，倒有十分之九的日子。安的很少，只有十分之一。這種中國哲學上的統計法，只要一兩個字，就可以把治亂的全局，表顯出來，這也是世界各國政治哲學家沒有講過的。一方面可以見到定，靜，安三字只發用於一時一地的沉着應付的功用，萬沒有做到長治久安的效力了。又一方面見到人已經死了，身後還要給予定，靜，安等諡名，也是一時的。其有曠千載而一予諡的，只有文宣王孔子一人了。惟「慮」不可以爲諡，一定因有諱言兵事的關係，常用包含有慮字的定，景，貞，翼，明，厚等諡，來籠罩一切，足徵古人苦心。然而愈可以見到「慮」有軍事的成分，決不是尋常隨便的慮事周到或精詳了。今世各國上自參謀部，下至偵探網，何嘗不是錢頭露尾，神出鬼沒，這也難怪古人諱言兵事了。不過，個人生活要用定，靜，安，慮，得五字術，來應付一切，當然也沒有不適用的道理，而且可以勝任愉快了。

總裁說：「我們軍隊裏面，一切的動作，第一個口令就是立正。立正的意思，就是要他的動作與精神安定下來，使他心思完全集中於一點。立正以後，就要做到不聞一些聲息，就是「肅靜」。軍隊上下真能做到絕對的肅靜之後，然後能鎮定安詳，整飭嚴肅。平時養成此種習性，戰時

還能有周密的計劃，至善的調度。尤其是在危險困難的時候，纔能沉着果毅，獲得最後的勝利。『本來定，靜，安，慮，得五字術，出於射工心理能力養成法，拿來訓練軍心，當然是最好沒有了。我想上古還沒有騎射，只有步兵演射，或者集合大眾演射時，會發出這種口令，一聲喊——立定，繼續教導他們能靜——肅靜，能安——平安，能慮——攻慮，能得——中得了，這樣的情形吧！』

朱熹註：不認識至善是什麼？又把一個有字，四個能字，沒有深刻認識。至於定，靜，安，慮，得五字術的來源，更是一點兒不知道了。後來許多道學先生把定靜安三個字，混和禪定，禪靜，而做他「安禪制毒龍」的勾當，一個一個做了周夷王——「安心好靜曰夷」的高足，周自夷王以下，政變國替，自然會造成宋明一再亡國的厄運。雖說是後人變本加厲，然而朱熹的「作法於涼」，也就「弊將何堪」了。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解）這是公闡的射工羣衆心理建設的極度，是心理剖斷人事法。知識到了具體化，不僅是

抽知止象化了。已是經過了心理能力養成，更從困心衡慮而後得。得的什麼？把知識做了具體的橋樑，通到人與事的方面，知人有本末了，知事有終始了。知識這個東西，好比一枝箭，是開路先鋒，是人生指南，開發的辦法，誠然，第一步是要給以唯一信仰的目標——止於至善。再經過種種能力養成，夫然後懂得死活，第二步就應該打開乾坤，和盤托出。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人有了本末，事有了始終，叫大眾按着程序，先的先，後的後，迎頭趕上，誰也不會太差得太遠了——「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怎麼？大學原文是「物有本末」，偏說人有本末呢？這要有深刻的認識，纔曉得物就是人了。大學三個物字，都是指人而言，並不是物外有人，人外有物。怎樣曉得物就是人呢？這是跟着三大口號的來源「鄉三物」而來的。我前已舉出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凡是已經受教的，被詢的，都是物，都是很有程度了。單靠着男子生而乘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還只是家教——家庭教育，不是國教——國家教育，是不教的。所以「定學經過」鄉三物「普遍的教練，纔曉得上了稱物。再經過「鄉射之禮五物」特別的詢問，當然格外曉得上稱物了。鄉三物的內容，前已反覆說過。茲再補述：

「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這是周官的原文，極爲重要。五物的內容，當然都是關於鄉射的事。單是「主皮」一事，孔子已經說：「射不主皮，古之道也」。這是孔子要「變周之文」而說的話。可見這是周人制度。中國本來是開化於「伏羲氏以木德王」，犧者牛也。所以人的有用者，總是取義於木與牛，人才之才從木來，人物之物從牛來。不過，物的一名詞，格外用得廣了。姬漢古籍以物稱人的證據很多。

周公謂伯禽曰：「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不聞不察，則物少至。少至則淺。淺者賤人之道也。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於天下不賤矣。然善執賢而見者十人，選賢而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百有餘人，欲言而請事者千有餘人，僅得三士焉。」——荀子堯問篇，尚書大傳，通鑑外紀。這是周公「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以見天下賢士」一件事。「物少至」的物，正指人士而言。這是第一個證據。

還有莊子之書，一個「齊物論」篇，一個「外物」篇，都是指着人而叫傳物的。從此以後，

什麼曰「物我」，曰「物論」，「人物議」，曰「物情」，曰「物望」，曰「物色」，曰「物理」，都是指着人而叫物。更有什麼曰「絕物」，曰「尤物」，曰「容物」，曰「接物」，曰「怪物」，曰「美物」，曰「老物」，曰「俗物」，曰「民物」，也都是指着人而叫物。這是第二個證據。

還有太史公曰：「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歸也」——史記貨殖傳。到了三國時候的魏，有一位學者，叫劉劭——姓劉名劭。索性著了一部書，叫做「人物志」，來批評人才的長短優劣。所以到如今的恆俗，總是堂而皇之，指着人，批評他是什麼人物。這是第三個證據。

以上總舉了三個證據，已經十足證明物就是人了。可是原來的物，還是射工，并且「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與能，入使治之」。原始選賢舉能的初步，就是從這個射工而開始了。射工恰恰就是今日的兵士和軍人。總理說：「政治的原動力在軍人」——民權第一講。這真是明燭千古，洞見古今萬國政治歷史哲理的話，一點兒沒有錯了。也可以見到中國上古一定會有五帝三代的盛治，纔能舉出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實績來了。

「怎樣叫物有本末？這是把人的問題，一句話就和盤托出，統統都澈底解決了。（第一）要認



清「有」字，把物所有的範圍——領域，統統都包括在內，整個圓圈的物，怎樣來鑿破渾沌，解剖合用，就需要大刀闊斧的一切兩開，首先分出本末來，就見到眉眼了。從這個本末，再細細的做起工作，分出許多本末來，就天下的人都可以合用了。這是用天下之人的大學問，天命有德，天討有罪，五典五惇，五禮五庸，五服五章，五刑五用，都從此開始了。（其次）是先本後末，大學有明文。一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又一說「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再把「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兩句話來對照一下，就立刻可以見到德本財末，就是身本財末了。先慎乎德，有人有土，那還可以算是本務。只有財用，纔算是末務。這樣的大規模分起本末來，不會再有錯鍊較量的來分本末吧！可是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這樣的細分本末却難。雖則管子曰：「天下者，國之本也。國者鄉之本也。鄉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權脩篇。不免有相反之處。但是結果最後仍以身爲本，是又相同了。那末，照着大學的「古人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一

段文，可以推演而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心之本在意，意之本在知，知之本在物吧？然而身心意知物的關係，從來古書中沒有這樣講過，又是什麼道理呢？這是內聖外王的關係。心意知物，是內聖之事。身家國天下，是外王之事。內聖的事可以歸納在脩身裏，君子先慎乎德，脩身就是脩德。所以只說外王的事，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了。換句話說，以普遍的人身個體的單位爲斷，并且注重力行的。若是心意知物，就頭緒紛繁，不但太玄妙，並且屬於知識的範圍，人類的權力有高下，就在這個知識有高下，所以只好以身爲單位，算是本了。這樣的大規模分起本未來，其餘不必細說。像老莊的話，「以其真，脩其身。以其餘，脩之家。以其土苴，治天下」。斤斤較量，實在太癩小氣了。再接上三大口號，明德親民止於至善，是三位一體，整個組織，不可分離。絕對不能勉強分出本未來的。若是強要分出來，就是破壞組織，要走到民族國家滅亡的徑途上去了。

怎樣叫事有終始？這也是把事的問題，一句話就統統都澈底解決了。（第一）也要認清「有」字，把事的所有範圍——領域，都包括在內。頭緒繁多的事，統帶有萬，正是紛如亂麻，怎樣來理解清楚？也要用「快刀切麻繩」手段，一切兩開，分起終始來，再細細做起工夫，當然沒有一

件事不好辦了。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事至於此，歎觀止矣。然而（其次）爲什麼要說「終始」，不說「始終」，就是不先始後終，偏要先終後始？這真可以說又淺近，又深遠，一大問題了。大學原文，除了此處說一個「終始」之外，始字就沒有第二次見到，終字還有兩處可見。（一）是「未上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這是淺近的。好比俗言：「先小人，後君子」。不能模模糊糊——馬馬虎虎，隨便亂交。一定要先把界限劃清，結果規定，纔能着手進行。換句話說，就是事無大小，必先預定終局，纔能開始工作。沒有結果的事不要幹，是枉費精神，空耗生命，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自古有訓：「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讖」——緇衣篇。這是先終後始普遍的原則。（二）是大學引詩而釋之曰：「有斐君子，終不可離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再加了「嗚呼前王不忘」的精神，那就更深遠了。人類歷史是從古到今，沒有完成，正在天天不絕的開始工作。一部易經，終於既濟未濟。那裏有終止的一局。所以人遇到生死存亡關頭，所謂「人窮而呼父母」，只有追念祖先，回顧本來，纔是終止生命。不但個人是如此，大學三大號，最後的止於至善，還不止於民族國家與天壤間其不敵的精神嗎？所以知止而後定靜安慮得，也正是預定了終止一局，纔開始做他定靜安慮得的工作。這可以

說是作事先終後始特殊的原則了。總而言之，萬事總要有計劃的，不用普通特殊兩原則。尤其是特別大事，計劃既定，實事求是，百折不回，非成功，即成仁。荀子曰：「終始如一，是之謂大吉。」——議兵篇。更可以見到先終後始的大義了。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如此意志薄弱，不能成事的人，千萬要不得。

還有一件自然的道理，先說「物有本末」，後說「事有終始」，其中有至理存焉。就是先人而後事，可以說是君人南面之術。說苑曰：「當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夔爲樂工，倮爲工師，伯夷爲秩宗，皋陶爲大理，益掌版圖。堯置力使巧，不能爲一焉。知九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是故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王道知人，臣道知事」——君道篇。這個先人而後事的事實，是古代用人行政的大經大法，勞於求賢，佚於得人。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所以知人爲本，知事爲末。誠然，知人者，未嘗不可以知事，知事者未嘗不可以知人。本末權衡，原無固定。然而其中自有先後的機件——機動。政府政治都是機器，不能顛倒其先後次序。倘若一經顛倒，不但趕不上路，還要鬧亂子。老實說：知識是人類的指南針，差以毫厘，謬以千里。所以要認清先後，切莫要亂來。可以總括三點：

(一)先本後末，(二)先終後始，(三)先人後事。能明白活用，就差不多了。

朱熹註：「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真正豈有此理。且莫說三綱原是三位一體，不可分離。但看春秋傳曰：「民者，君之主也」——穀梁桓十四年傳。魏晉人還知道說：「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南宋人就不知道了，要妄言「新民爲末」了。能不叫朱熹是民賊嗎？生於其心，害於其政。所以魏晉之後，還有江左偏安，宋明就非一再亡國不可了。事實勝於雄辯，歷史的事實，已經證明朱熹的流毒到如此。就可以見倭寇在淪陷區只許讀朱熹註四書的根毒。此毒不去，亡國滅種不遠了。能不叫朱熹是國賊嗎？朱熹又說：「知止爲始，能得爲終」。這也是害了許多理學名臣，當高等漢奸，只管得了眼前富貴，算是能得爲終了。那裏曉得遺臭萬年，纔是終止。現在許多漢奸也還只知道奉教於朱熹，朱熹真正害死人了。

## 第二 格物章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注）知，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此致，或爲至。

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解）本章是公開的祖述堯舜，昭彰耳目的民興射江政治建設，貫徹「在明明德」一口號，只仗着唯一格物，喚起民衆。先來一個設計，後來一個實現。因爲過去五帝中，最偉大的堯舜遺下了的典型。總理說：「堯舜的政治，名義上雖然是用君權，實際上行的民權，所以孔子總是宗仰他們」。這是先聖後聖心心相印，曠千載而一過的真知。大學一書是孔門「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在戰國中後期，當然還是孔門的正統思想，也就是中國生命綫所在的中心思想，一點兒沒有錯誤了。

三大口爐和心理建設，是跟着周官制度而來的。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

襲水土」。自稱「君子而時中」，是天下萬世的「時中」。不僅憑章文武之道，未墜於地。還有堯舜之道，高高在上。所以刪述尙書，斷自唐虞。作孝經，稱先王。荀子曰：「先王之道，則堯舜已」——大略篇。孟子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大學此稱「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亦正指堯舜而言。明明德就是選賢舉能，莫盛於唐虞。堯舉舜，舜舉禹，登用八元八愷十六族，流四凶族。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後世宗仰，名曰大同。儒家傳說：「五帝傳賢，官天下。三王傳子，家天下」。隆古大德者必貴爲天子，至禹傳子而德衰。然而猶於五帝中，宗仰堯舜。堯舜思想不是盲目的，所以（一）是先有設計。六個先字，從欲明明德於天下，其大無外的政治極量，一步一步的追溯機動，到了政治原動力的格物——格三物五物，也可以說是政治初關——第一關，也可以說是政治立關——周官鄉大夫使民興賢使民興能鄭注引皋陶謨及老子。這政治原動力的三物五物，都是射工，大廣招徠，務使「近悅遠來」，所以名之曰格物。得天下有道，「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古人的「勞於求賢，是要做到「野無遺賢」，盡天下之人皆爲國用，彷彿像今日的總動員了。（二）是後有實現。從政治原動力的物格，如據高屋而建之瓴。七個「而後」字，一步一步的擴大到了政治極量的天下平。古人說「佚於得人

」，這也充實實在在的，行所無事了。

簡便點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成了八大階段——外的八大階段。宋儒叫做八條目。本來政治政府都是機器，這樣的政治建設，形成了中國一人，天下一家，好比一副龐大無倫的機器。然而怎樣的預先設計，怎樣的在後實現，其中精緻繁密，奧妙無窮，可以畫成兩個梯形的八大階段，合成一圖而表現出來。

## 明明德的格物圖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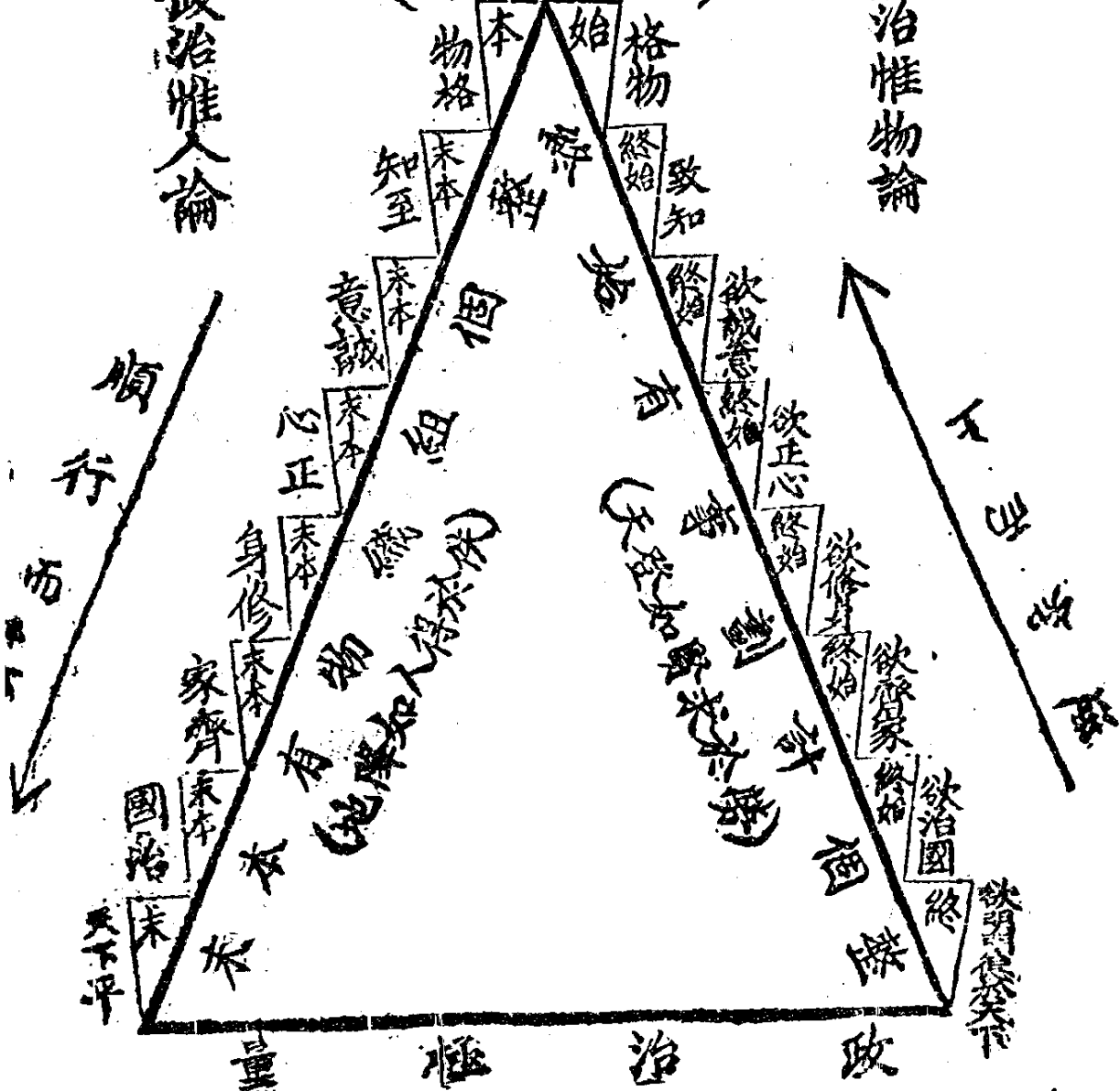


國興賢能

(人軍在力動原治政)

其實政治惟人論

其名政治惟物論



這樣的民興賢彰，「格物」為政治原動力，逆知而上，先天而天弗違。順行而下，後天而奉天時。所以《書》要說：「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威」。《春秋》傳曰：「民者，君之本也」。豈虛語哉！——豈虛語哉！本來大學劈頭喊出三大口號，鑿破混沌，就是外王的根基。再加以心理建設——內的五大階段，從初步到了極度，又就是內聖的元神。所以到了祖述古昔的政治建設，就實現出內聖外王的大學問來了。

三物五物，本來都是射工，射工就是如今的兵士和軍人。如今人真正昏聩，數典忘祖，恥尚失所，喊兵士叫「丘八」，喊軍人叫「老粗」，真正該死。那裏曉得古代的射工，是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個個都有內聖外王的真才實學，至少也有點氣味風度罷！正是在上（朝），夠得上了做「神聖明王」，在下（野），夠得上了做「立聖素王」。這種政治管理思想，何等偉大。政治這個東西，一味只管打，是很野蠻的。所以要使人心悅誠服，并且能做到近悅遠來，纔是文明辦法。

總理說：「太學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話，把一個人從內發揚到外，由一個人從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做這樁精微闡發的理論，無論外國甚麼政治哲學家都沒有見到，都沒有說出。這就是我國政治哲學的智識中獨有的寶貝，是應該保存的——民族志

義六講。我們要認識從內發到外，就是內而外之學。今日之總理，總裁繼承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統一貫之精神，也就在此了。本來是心理分析起來就是個人心理。個人心理合併起來，就是羣衆心理。不過我們中國古代還是從「外打進」法，而再做出「裏向外」法來的。不論貴賤上下，最重修身，就是鐵的證據。左氏傳曰：「詩書、義之府也」——傳二十七年。本來儒家一切義理都發源於詩書二經，丟掉了古經而講義理，是完全沒有根了。義理的根源在古經，古經與義理，有歷史上很深的關係，今日講科學要徵據歷史——無歷史不成科學。所以這裏要為澈底明白起見，把齊經的詩書和儒家的傳記，合列一個表，來證明堯舜大同思想。大學本來是傳記，不過，現以為主，特別把經傳來證明他了。

### 堯舜大同思想經傳合證表

大學	書	經	儒	家	傳	記
格物	光被四表，格（至）於上下。格（來）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	故勳（堯）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	侯（射侯）以明之，總（剛不敬）以	德之」——孟子		

記之……格（來）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成，自我民明成。

致知  
知至

克誠。  
明明揚側陋。

謹明彌諧。

知人則智，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誠意  
意誠

安安，允恭。

同寅協恭，和衷哉！

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來）——論語  
夫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有格（來）心——緇衣

堯舜之仁，不徇愛人，急親賢也。堯舜之智，而不徇物，急先務也——孟子

堯舜讓賢以為民，諸賢推德天下治——荀子成相篇

——荀子成相篇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論語

——論語

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用其中於民——中庸

昔堯崩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說苑敬慎篇

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

知是察斷

內聖之學，以明智察斷，意強

<p>修身 身修</p>	<p>正心 心正</p>	
<p>欽明。 欽哉。 慎厥身，惟思永。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p>	<p>文思。 予未有知，思日贊贊襄哉。 予思日孜孜（莘莘） 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屢省乃成。</p>	<p>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敕天之命，惟時惟幾。 詩言志（意）。 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憲）， 後志（清意）以昭受上帝。</p>
<p>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論語 野人者，舜之居深山之中，其所以異於人者，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p>	<p>——孟子 毀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堯獨憂之。舜發於畎畝之中……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p>	<p>而已矣——論語</p>

行力是意  
梁橋之物心為，行力

齊家	克明俊德（訓德），以親九族。以孝蒸蒸，又不格姦。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訓）敬敷五教，在寬。	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孟子 母不敬。君子莊敬日強——曲禮
家齊	克明俊德（訓德），以親九族。以孝蒸蒸，又不格姦。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訓）敬敷五教，在寬。	先王（堯舜）有至德要道，以順（訓）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經 堯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中國最初五倫）——左傳
治國	平章百姓，百姓昭明。百揆時敘，四門穆穆。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孟子
明明德於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堯舜之道，不以

體國族國 體爾族家

。標橋之世身為，體國族國，體爾族家以，學之王外

天下，共惟帝臣。

天下 柔遠能邇，尊德允元，而難壬人，機

平 夷率服。

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五刑五服，五

流五宅。

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

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左傳

這個表，拿虞書，和儒家傳記，來綜合證明，的確確可以顯出堯舜大同思想。不但可以證

明八條目——外的八大階段的來源，還可以補充大學原文的不足。古人是大公無我，出之於天下，仍舊歸之於天下。格物就是出之於天下，平天下就是歸之於天下。內聖外王是整個有組織的事，並不是可以分離的。還要加以分別的說明：

一、格物 古人的方法是不错的。政治的原動力在軍人的射工，大都出身鄉野，不在城市。

所以孔子親於鄉而信王道，是在先進於禮樂的野人。射工高高下下都有，最高的天子也是射工出身，三物五物是他的故鄉，君子不以所處廢其鄉，何況是其所好。尤應敬恭桑梓，不昧本來。所以鄉射就開了大射燕射賓射的先導，一步一步的從源而起，源遠流長，格物正是政治的大源。格字肇見於虞書，物字更有周官可徵。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何等朝掌國故的大事。秦漢以後儒者

逸莫敢復言——總是藏頭露尾，鄭玄大儒尚不敢言。今日民國成立，洵乎千載一遇之良機，可以揚眉吐氣。抵掌而談了。試問爲什麼要招來射工？就是爲什麼要格物？那末，這是無疑地可以回答，中國古代男子生而懸弧用矢，個個能射天地四方，就個個人都是想做射工選手了。當然得之愈多，愈可以加強政治動原。「文王在望周，召太公曰：『爭權於天下者何先？』太公曰：『先人。人與地稱，則萬物備矣。』文王曰：『善。』於是文王所就而見者六人，所求而見者七十人，所呼而友者千人」——六韜輯本。周公承其父風，故亦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見天下賢士。告其子伯禽曰：「不聞不察，則物少至。少至則淺，淺者賤人之道也」。這個怕「物少至」而做賤人亡國敗家，就是要多多招徠三物五物的射工的原理了。可是古訓是「格，至也，來也」。一往一來，你能往，他能來。堯的格（至，往）于上下，所以會「格（來）汝舜」，「格（來）則承之唐之，否則威之」。周官既有明文規定三物五物，管子變周之法，還是說：「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又說：「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衆人得比焉」——形勢解。這樣的重視三物五物的射工，實在爲了政治的原動力在此。并且擴大了三物五物，而變稱萬物，也只爲了政治的原動力在此。假使沒有這個原動力，那末，和交通工具缺乏了蒸汽機關裏面的



燃料，有什麼兩樣呢？所以秦漢以後的政治，實在比起上古來，就不能不一天差一天了。漢儒還懂得「格，來也」一句話，到了魏晉人連這一句話也懂不了。和洽曰：「儉素過中，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三國魏志三十一。呂超曰：「當問其文彩如何？不可以區字格物」——晉書一百十七姚興上。這都是很顯明的證據，就拿「格物」一語，當做度物——測度揣量物的意思來說了。到了宋明以下，更不行了。除了顏元拿「鄉三物」當「格物」——習齋學記三，其餘越說越不對。什麼「格窗前竹子」？什麼「格殺勿論」？都是笑話。清儒全祖常輩說「格物」一語，宋以下有七十二家，或七十三家的異解，真止熟昏。最後到了清季，還把「格致」一語，做了物理化學的總名稱。那裏曉得三物五物，乃至萬物，都是出自鄉野的老百姓，孔子還在很歡喜地說，「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呢？只有此次倭寇內侵，總裁告全國國民曰：「且中國持久抗戰，其最後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寄於全國之鄉村，與廣大強固之民心」——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這纔真是上紹孔子，先聖後聖，心心相印，曠千載而一遇，若合符節了。只希望全民族恢復「懸弧用矢」及「鄉射禮」故事，實現弧矢疊擊槍砲射擊古今不二的精神，那末，民族復興，當然不成問題了。

二、致知。這個知字，是天然鐵定的作名詞用，不作動詞用的。天下國家身心意物，統統都作名詞用，斷沒有中間隔一個知字作動詞用的。陸德明經典釋文云：「其知，如字。徐音智，下致知同」。那末，古人姓徐的，早已讀做名詞了。名詞就是智愚的智字了。還有照大學原文，「致」，「至」二字通用。致至，皆言極也。墨子辯經有「窮知」，儒家大學有「致知」，都是窮極其知識。窮極其知識，還不是天下之至智嗎？還不是天下之大智嗎？天下的三物五物成格（來），而知的認識，充足到了極度。「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物是普遍的。知是特別的。特別的是從普遍的裏面而揀選出來的。「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孟子說：「禹皋陶見而知之」。這種的知，豈是尋常小小的知嗎？禹字百揆，就是相。皋陶明刑，就是將——古代大刑用甲兵征伐。舜是能官官，又論將將，何等大知。然而大知還是從小知而來的。孔子曰：「小人可以小知而不可大受也」。又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適言就是小知，兩端就是首鼠兩端，不能決定。能執兩而用中，就能決定，小知變做大知了。那末，更可以說小知就是科學考察，大知就是哲學判斷。能判斷纔能決定。詩稱「哲王」「哲夫」，孔子亦自稱「哲人」，這個「哲王」「哲夫」「哲人」

都是不曉得經過多少「閱世深」閱人多」，纔能從小知而變做大知。換句話說，尤其有知人之明的，就是有大知的哲人了。但看下文的「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是皆以修身爲本……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這種知人之明，到了極度，把一切人無貴賤，統統都有一個最切要的認知，今世任何文明國講人倫道德哲學，沒有講到這極澈底罷！所以這個致其知，可以說全是屬於知人方面而說的。老實說，格物就是收拾人心，延攬羣英，到了極度，自然會有這種感想，精誠團結，上下相親，如手足，如頭目。中國一人，天下一家。所以天下窮高極深的知，莫要於知人，而知事次之。知事尙不爲知之至，知人乃真爲知之至了。人爲萬物之靈長，還有更能知萬物靈長之人，這個人不要爲天下王嗎？「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本來是人爲的。中庸就歸之於天，說「聰明聖知達天德」者，誠然，人的英明，有得之天稟的。然而官至三品以上，無人倫鑑，也會有人倫鑑。俗言「弗識貨，貨比貨。弗識人，人比人」。閱歷既多，自然會從人比人的裏面，而得到「知人之明」的妙法來了。再者，清儒有拿易經的「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和樂記的「感於物而動，物至知知」，來解釋「格物致知」，是完全不對的。易經是知未來的事，物尙未至，和物已格而知到了極度，時間顛倒，那裏會相合呢？「知知」一個語式，上知字是名詞，下知字是

動詞，和「知至」的知到了極度，在實質的意義上，也是牛頭不對馬面。何況樂記談音樂感人，人完全被動。那末，格物是主動的力促其來，致知是主動的力求其極，更那裏會相合呢？讀古人書，尚論古人。要歷歷如數家珍，萬不可依稀影附，含糊哄人呵！

三、誠意 格物是力促其來，致知是力求其極，誠意更因其自然流露，誠中形外，善惡畢肖，不得不力自脩治，去惡務善。「道一，仁與不仁而已矣」。中國古代意志的教育——意育，已經很早發達了。虞書曰：「詩言志」，史記五帝本紀作「詩言意」，又曰：「後志以昭受上帝」，史記夏本紀作「清意以昭受上帝命」。古人把意志兩個字通用，就是意育的發達，到了最高度的明證。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史記越世家。這都可以證明意志有絕對的自由。德國叔本華研究印度唯識論哲學，特唱「意志自由論，推及於生物無生物及大宇宙自身，都有絕對的意志自由」。不過，人的意志意識，都由外鑠而成的。人不經世變激刺，不會有堅強意志，國不受外患侵逼，不會有團結意識。所以一定要格物致知之後，纔有誠意工夫。那末，意到底是什麼？可以說，意就是心中心，佛說「阿陀那心」了。心理上認爲意志是行動的先機，法律學上認爲意思是行爲的前提。所以俗言：「人大生主意。樹大生丫枝」。

簡直意且隨生理的發達而發達了。不過，意志堅卓，又不一定隨年齡而盛衰，這是很可奇異的。所以不能不承認精神可以超越軀殼而獨立了。中國古代把耳目口鼻心，分做五官，自心以上，就很少條理。印度佛教的法相宗八識，是一眼識，二耳識，三鼻識，四舌識，五身識，六意識，七染識——末那識，八藏識——阿賴耶識。這個八識的意識，就是心中的意，染識就是魄，也就是情。藏識就是魂，也就是性了。可是中國古書裏面，談到意或志，就把性情魂魄都包括在內了。這樣一來，所以意的誠中形外，善惡畢露，不一定只有善的流露。所以性善的學說，只好算是一部份的主張了。然而意的重要，還不在乎這個性善惡問題，實在最重要在乎直接關係行的問題，中國古聖是最重實踐力行的。所以大學一書的八條目，除了治國平天下章之外，也以誠意章為獨詳了。並且可以說中庸一書，也就是大學誠意章的擴大。中庸發明了「自誠明」「自明誠」兩大法，大學誠意章的內容，仍不出這個兩大法的範圍。好比「自誠明」是像了法國拿破崙式的「裏向外」法，「自明誠」是像了德國腓力特式的「外打進」法，何等偉大。再進一層講，歐西以英國人強於意志，稱為行動之人。法國人強於智慧，稱為思想之人，西班牙人強於靈魂，稱為感情之人。中國古聖實在又很像英國人強於意志，尤其是儒家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就是歷史習

憤，行就是躬行實踐，忠就是拚命犧牲，信就是至死不變。孔子這樣的精神真偉大，還自己很謙虛地說：「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有師有弟，就成了「一個黨徒」的組織。簡直比起現在英國人傾向於行動的特性無多讓，也許有過之吧！再談到「三人行」，是很有趣的，現在歐西人說：「一個英國人，一個歌子。二個英國人，一場足球。三個英國人，一個不列顛帝國」。我們中國人呢？到如今的恆諺：還說：「一個人是呆人，兩個人是活人，三個人是仙人」。又說「千錢巴（巴結）萬錢，皇帝老兒巴登仙。那末，秦皇漢武建設了大帝國，還要再盼望一個天國來。這就是大學八條目的最後，不但治國，還要平天下，簡直可以從我們民族強於意志力的本性而看出來了。只怕沒有像孔子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沒有師弟的組織。現在好了，有了 總理 總裁先後媲美，來做民族的導師。更盼望再有導師，踵武接述的，不絕綿延，加強整個民族的意志力，與天壤同其無窮，這就永永實現「至誠格天」，精神不死的真生命了。

四、正心 心字不見於虞書，有人根據東晉偽古文大禹謨的「人心道心」，這是魏晉人偽造的，不足據了。只有莊子嘗戰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放无告，不廢窮

民，苦死者，寡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天道篇。這似乎堯很用心，舜就不用心了。然而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當然孔子說話在前，較莊子爲可信。又似乎堯舜都不很用心了。其實是很用心，簡直勞心焦慮於知人一問題，不過比知事的人娶手忙脚亂的幹不了，外形似乎要安逸一些，所以蕩蕩乎民無能名罷了。孟子說得好，「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所以虞書的「思」和「念」二字，就屢見不一見，這都是用心的證據。念是常思，更把心用得特別厲害了。大學正心章亦只爭心在不在，在就是用心，不在就是不用心。天地之間，無物爲大，惟心爲大。恆言道：「天下無難事，只怕用心人」。所以能用心，就是天下最有用的人了。孔子曰：「飽食終食，無所用心，難矣哉」。這是痛很不用心人的話。孟子曰：「人之有德術智慧者，恆存乎疾疢。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這是很贊能用心人的話。到了近代人說：「心思以愈用而愈靈，精神以愈爭而愈出」——曾國藩語。那末，心本來是一個靈機，好比一把鋼刀，一副機器，不用就要鏽蝕腐化，全體敗壞殘缺而不堪適用了。



只有不絕的常常用去，自然會磨磨世故，變動光明，無窮出清新，像鐮刀的鋒銳，機器的靈動，誰都可以實地試驗的。所以管子說：「思之思之，鬼神通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心術下篇。那末，「精誠一到，金石為開」，又闖入了誠意工夫的範圍去了。不過，天地之間，自有那氣正氣兩種，文山的「正氣歌」，確是丹心浩氣，長留太空，萬古不可磨滅的。所以用心而果進了邪僻一途，這就是誤作聰明，枉費精神，結果的悲慘，也就不可言喻了。只有「存天地正氣，作古今完人」，這樣的處心積慮，獻身社會，犧牲自己，縱不成功，也會成仁了。何況我身不成，我友成之，我子若孫，及我友之子若孫成之，那有不成功的道理嗎？

五、脩身 人莫不有其身，可以說，人類是以人身相見始，亦即以人身相見終。換句話說，就是人類世界是拿人身為開始，也拿人身為終止。所以孟子說：「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盡心下篇。脩身正是何等重大事件，當然就是內聖外王之學的中樞。內而聖呢？心意知物，就在身之中了。外而王呢？家國天下，就在身以外了。這個內聖，我們把佛氏法相宗的四分，來比例一下，物等於「相分」，知等於「見分」，意等於「自證分」，心等於「證自證分」。好比人見了一朵花，心中想着花的色相，是相分。能見這個色相，是見分。證明誰見這個色相，是自證分。



。誰來證明？還不是自己證明自己。是設自證分。這是老和尙的玩意兒。可是中國古聖就把「知」「意」「心」「四事，統統運用存乎一心，做了脩身的內省，或反省工夫了。并且內聖外王不要分割內外兩大事來講，儘可一以貫之了。那末，怎樣來脩身？把孟子說：「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離婁上篇。當然可以有點頭腦了。然而又怎樣的親其親，長其長？就有子思作中庸，提出兩種辦法，一是「脩身則道立」，二是「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子思是孔子之孫，孔子作孝經，當然他們祖孫是一家人，會一鼻孔出氣的說話。脩身則道立，就是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了。齊明盛服。非禮不動，當然也就是孔子告鱣淵的，「克己復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了。也就是孝經「五孝章」源出虞書的五禮了。五禮是怎樣？皋陶謨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五庸從馬融本。到底五禮是什麼？就是曲禮曰：「天子穆穆，諸侯皞皞，大夫濟濟，士賡賡，庶人僬僬」，及玉制說「殯葬廟祭之禮，皆自天子達於庶人」了。至於說「禮不下庶人」，乃是末世濫俗，不是盛世正軌了。那末，大學的「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豈是皆以脩身為本」，已經可以大半說明了。所以我認為中國古代是積德的大國風度，正和德國腓力特式的「外打進」法，有過之，無不及。管子的「禮義廉恥」

國之內維」，也確是正統思想，不過管子書中，今尚存修厥篇，所以孔子要罵他「器小」了。

六、齊家。「宗族稱孝焉」。中國人的家，是建築在祖先家族團體上的。是什麼一會事呢？中國人到今還是單只有少數幾家，不會有宗祠——祖宗祠堂的，一到了子孫繁衍，人口衆多，有了好幾十家，或幾百家，就會有宗祠，造起祠堂，脩起宗譜的事來。那末，合之則爲整個大宗族，分之則爲幾多小家族。總理說：「國民和國家結構的關係，外國人不如中國。因爲中國個人之外，注重家族，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然後纔是國族。這種組織，一級一級的放大，有條不紊，大小結構的關係，當中是很實在的」——民族主義五講。自然「血濃於水」，中國整個民族能夠維繫到有這樣悠久的歷史，還不是仗着前仆後繼，甲姓倒了，乙姓又起，乃至丙姓丁姓等等不絕相續的優勢嗎？這是宗族稱孝的精神，該萬古不可磨滅了。但是又何以稱姓呢？照字面是姓從女生。其實人生有三族，尤以母族妻族相助的力量，比父族的力量更強了。所以禮起冠昏。詩始關雎，易首乾坤。「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玉化之基，追跡乎衽席。這也是中國最講究的。「男有室，女有家」。照遺字來講，男正位乎外，是男子力田——田獵田農野外。女正位乎內，是女子安坐——安詳安閒宮中。——鐘鼎文的女字作，象古人席地端坐形。室字從至聲，鐘鼎文的至字作

，象矢射到的地方，就可以築室聚妻了。家字從豕，是因爲古人尙未發見家畜的牛有兩種，還只有黃牛，沒有拿野生的水牛作爲家畜。但是已經發見豕有兩種，「雞豚狗彘之畜」，小的豚——今火腿豬，大的豕——今豕豬，卽古封豕。分明豬特別多，成了家常日用的吃料——膳食品。家族是經濟團體。女子主中饋，格外重要，所以嫁人的嫁字，也從家字孳生而來了。婚嫁的結果，夫婦進步而爲父母，兒女成行，所以禮書的五典五教，僅只有「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中國最初五倫的典範，該名之曰家族大憲典。然而到了國家社會極度發達，就有千乘之國，和百乘之家的相對立。這是卿大夫之家，又和士庶人之家，一富貴，一貧賤，雲泥懸隔，發生不同的結果來了。自古宗族門第主義，下訖李唐，而一落千丈，頓失故步，只爲了科舉的結果。宋後，公卿起於白屋，子弟夷於皂隸，談不到門第了。曠觀古今，齊家二字談何容易。虞舜父頑母瞽弟象傲克諧，以孝蒸蒸，又不格姦，昭垂萬古。所以孔子說：「兄弟，怡怡如也。朋友切切惇惇」。家族只能談感情，不能用理智，然而邢氏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勿衣食。公事不舉，則身不得飲酒食肉」——史記貨殖傳。這是共同生活的條件所必要的。那末，齊者濟也。齊家者，還不是同舟共濟，而必要有可遵守的信條嗎？

七、治則本天下「鄉黨稱弟焉」。中國人的國，是建築在鄉黨團體上，鄉黨序都是學校，「弟」就是從學校的師弟而產生出來的一種道德。中國人要強國，非增進這個「弟」的一種道德不可。——大中小學校教育普及。黨供射器，鄉以鄉射禮而實興賢能，就是選賢舉能的最初機關。孔子指其弟子，稱「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又稱「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那末，今日的政治黨，古人早已樹厥先型了。今日的政治科學學校 *Éco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何妨古人即以鄉黨序爲初步呢？不過古人都是聚集射工選手，而肆習禮樂，所以「肅肅鬼置，公侯干城，公侯腹心」。連捕兔的野人，都是赳赳武夫，國家的干城住石了。中國古來選賢舉能的方法，是經過相當的歷史，上古君臣對語，詢事攷能，「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這是用人的三原則。「三載攷績，三攷，黜陟幽明」，攷核成績的方法，唐虞已樹立初基了。周官三物五物，實興賢能，肇基於鄉，頗見「天下爲公，選賢舉能」的風度。周末政衰，王化不行，戰國遊士，始以上管言事開其端。漢廷射策，踵行故智。而射之一字，猶挾帶着鄉射大射餘味焉。魏晉六朝中正九品，尊崇門第。隋始開科舉之法，唐詩宋文，與世並盛。唐人詩猶須多讀書，縱恣性情，盛極而衰。宋人乃橫逞胸肌，浸淫禪理，曾然中虛。明清八股，束縛已甚。恆診痛詆「鄉

下先生做禮頭也。下酸澀已甚，「城裏小姐紅菱腳」——尖小雞行。「八股」和「小脚」，成了賊民少壯男女的變態。唐大詩曰：「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這是飲酒賦詩的埋沒了羣英。明清諺曰：「秀才遇着兵，一世講不清」。這是八股毒藥的壞壞了人才。完全把上古聖君明示政治原動力在射工——格物的精神，消滅盡淨了。至今江南人罵着「唐烏龜，宋鼻涕。明不明，清不清」。不曉得何日纔見天日。今幸民國復興，政體民主，正應打開乾坤，掃蕩污穢，再見祖先真面。要曉得國這個東西，沒有武力是不能存在的。並且國和天下是分離不開的。國是人造的文明的，天下是天然的野蠻的。國字原本作或，後來又加上十個口，而成了國字的。或字的一畫是地平，口是城圈，也可以說是國界。戈是武器，用來維持國力的存在，和國勢的強固的。若是沒有武器，根本就沒有國成立的可能了。管子曰：「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盡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將予人也。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戰心，二器成，爲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衆」——參患篇。這話是說得警闢痛切的。中國的到有今日國難嚴重，就是忘記了管子的名言。中國古代是「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

——左傳二十五年傳。周官司馬「掌邦政，以平邦國」。司馬掌兵，分明是用兵力來蕩平天下，並不是空言和平的。好比俗言「路見不平，拔刀相見」。小小的個人，也還要用力來削不平而使平。積人而成人類世界，那裏會有空言，就成和平，是一萬八千年也不會實現了。

以上是把上古先賢經傳，和古今大事，融會貫通，而予以大概的說明，有了標準，拿來鑒衡大學的原文，是大致密合的。只有朱熹註，還是不曉得害了多少人，沒可奈何，不得不隨時予以辨正。

(一)朱熹註：「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朱熹註全不懂得明德親民止至善是什麼！更不懂得明明德整個精神貫澈在八條目之中。硬把格物致誠知意正心脩身，分屬於明明德之事。又硬把齊家治國平天下，分屬於新民之事。那裏曉得萬萬通不過去。假舉大學原文，明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何以平天下就不是明明德的事呢？這是一點。朱熹註把「親民」改作「新民」，已是錯誤。又再把齊家屬於新民之事。那末，一個家長好比做官，百天子以至於庶人之妻，都非像被征服的「殷洛頑民」不可。豈非笑話。這是兩點。還有「知止」的「知」是動詞，「知至」的「知」

是名詞，怎麼可以牽合起來？況且大學原文承上接下，「知止」就是知道要「止於至善」，怎麼意識以下，又是各得其所止之序？豈非節外生枝。這是三點。只此三點，已可見其不通了。

(三) 朱熹註：「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還有來了一個補傳，說「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朱熹數典忘祖，昧其本來。論竊佛祖的「直指人心」，來曲解儒書的大學，放廢一切已往哲典籍，教人做了沒字碑，來聽他的新發明，說什麼「格物窮理」？那裏曉得有朝一日，也會破案。教人認識他，半頭不對馬面。「格物」是格（招來）的鄉三物五物老粗的窮工。並不是窮極事物之理。「致知」是天下最聰明沒有的，就是有知人之明。並不是欲其所知無不盡。若是要「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古人是有「通天地人百情」，但知人事，未必知鬼神。今日一個博士，單單研究螞蟻，要費半生心血。真的要「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豈不是荀子所斥「窮無窮，逐無極」嗎？不但政治沒有這樣

長的壽命，縱使研究學問，也還怕人壽活到了千歲，不能卒業。孔子大聖，只說：「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莊生也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都不愧聖哲之言。朱熹就把良心墮落到了極點，雅量欠缺到了萬分。不曉得那裏來的爛鬼，要把天下的知識，一口吞盡。真的「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俗語說得好，「正理只有一條，歪理倒有千條」。給他們挖空了心思，發明出許多歪理來，「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宋明朝局水火，只爲爭空理，非亡國不可，非投奔外人無以自存。許多理學名臣，當了高等漢奸，此其一。還有大多數的忠厚長者，在專制社會壓迫之下，知盡能索的，來鬧發義理，把頭髮絲想空了，結果還是白癡，所以醒學到了八股的愚民，比秦始皇燒書，還要厲害。此其二。那末，朱熹說：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循序而進，一曰豁然貫通」，通的什麼？可想而知了。俗語說得好，「初學三年，天下無敵手。再學三年，寸步難行」。一旦豁然貫通，就是初學三年的幻覺，根本朱熹自己沒有通，還要教誰來通。我希望愛讀大學者，只用歷史法眼，玩索先秦古籍和大學本文，就立刻可以看到朱熹的胡謔，再不能害人了。



## 第二 致知章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注）壹是，專行也。

（解）本章公開的貫澈「在親民」一口號，只仗着唯一「至知」，共同奮鬥。古代君臣上下都是射工，自己認識自己，相「知之至」，說的當家話，最聰明沒有了。橫豎上下都是射工，共同生活，所以「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大家以父母生身，推誠相見，互「致其知」，正好合億兆之身爲一身，那是人類最親睦沒有了。人類相親，惟以「知之至」，你知我見，我知你見，彼此互有知人自知之明，從此窺見天下本末治亂之關鍵。所以本章一方是「親民」，一方又是「知之至」。總而言之，至知莫如親民，至愚莫如棄民。射之造字，從身從寸，寸者，所以脩身者也。那末，根本說來，射就是脩身的始基了。

然而形式上是親民，實質上還是明明德。脩身者，脩德也，這不是明明德麼。盡天下之人而脩德焉，必是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那末，再分開來講：

從學帥——領導的方面來講，堯典曰：「帝堯：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皋陶謨曰：「都！慎厥身，脩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丕可遠在茲。」這兩文對做，就可以知道堯的「欽明」到「克明峻德」，都是堯的脩身了。欽者，敬也。所以孔子說：「脩己以敬」，「脩己以安人」，「脩己以安百姓」。論語記「堯曰：咨爾舜，天之璣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舜亦以命禹」。這是堯舜禹三聖造成了中心思想，而儒家正和傳承這中心思想，綿延民族的生命，到了五六千年的悠久，就是唯一脩身傳次的因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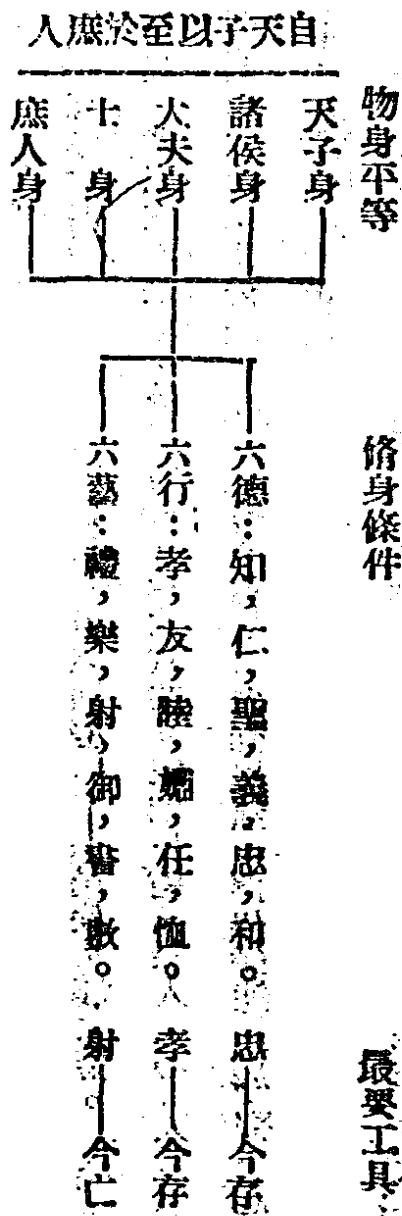
再從民從的方面來講，堯的光被四表，格於上下，是從六合而建中立極的。和男子生而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也是從六合而建中立極的，有什麼兩樣？這就是中心思想出於風俗習慣，人固有的本然了。不過男子生而即為射工，其事可以為仁，可以為義。仁則堯舜的變夷率級，暴則桀紂的侵伐諸侯。單以堯舜而論，固然，「堯舜之民，北巢封」，但是孔子又說「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又說「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堯舜其猶病諸」。那末，大概是但憑着帝王一人的力量，來普濟蒼生，還有不敷。必得讓蒼生各人自己來自救。所以儒家定了自天子以至於

庶人豈是皆以脩身爲本的唯一大原則唯一大信條，做到了「人皆可以爲堯舜」。這也許是孔門弟子所以說「孔子實於堯舜」的道理罷！

究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共有幾等？據孝經五孝章，是有天子——中央政府一位，有諸侯——地方政府一位，有卿大夫——高級官吏一位，有士——下級官吏一位，有庶人——平民百姓一位，共五位了。那末，各以地位的不同，而又各能專一力行，豈是，專行也。豈是皆以脩身爲本。換句話說，就是各有其地位的不同，而又各有其唯一可同的脩身。拿什麼東西來脩身？當然不出乎鄉三物的範圍。孝經曰：「脩身慎行，恐辱先也」。這是唯一的證據。中庸曰：「脩身則道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禮不出乎五孝，原本從五禮而來，曲禮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跄跄，庶人儻儻」。荀子曰：「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鎗鎗」——大略篇。言行，君子之樞機。言者，身之文也。行者，身之章也。言行就是人身的文章了。文章做到了精粹入神。就是孔子曰：「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只此「貴賤皆有事於天下」一義，就成了人生該一律以脩身爲應盡的天職。我又引起了民族的自信心：「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應該絕對自信「鄉黨物」此法國革命三大口號，高明得多。

。我在第一章的三大口號，已經講過了。我在此又覺得上下相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內而聖者在身之中，外而王者在身以外，豈是皆以脩身為本，確實做到「(一)一律平等」(二)精誠團結」(三)民族至上。好比佛是出世法，拿橫的來說；而四次海水法等同「味」。備是世間法，拿縱的來說，五大人身，原同一氣。佛和儒都是天下之至智者，繞說這箇話。再試立圖，來表明儒家的世間法。

### 親民的致知圖解



周道既衰，孔子做了一部孝經，從此又繼續轉變了幾千年，到如今還是自忠孝節義亡，成了

普遍社會的中心道德。總理說：「孝經所講孝字，幾乎無所不包，無所不至。現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國家，講到孝字，還沒有像中國講到這麼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國民在民國之內，要能鼓把忠孝二字講到極點，國家便自然可以強盛。」——民族主義演講。總裁說：「我國數千年來，以忠孝爲立國之本，脩身濟世，視此爲基。家喻戶曉，深入人心。舍之者則舉世欽崇，違之者則骨肉不齒。此實我祖先賢哲苦心發揚，蔚爲風氣，持以鑄鍊民族，齊一意志，以爲生死奮鬥之資也。總理闡論我民族道德，特標忠孝爲首」——二十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報載告全國士紳及教育界電。那末，全國人無疑地應該拿忠孝二字，來做脩身標準。可是缺乏了一件事，就是「懸弧之喜」一語，名存實亡，消失了政治原動力，同時消失了自衛能力。唐詩宋文，滑稽跳梁，強寇覬覦，覆亡接踵猶不悟。現在好了，總裁領導全國英勇抗戰，實行恢復周秦漢唐兵役制，發展重工業，槍砲射擊種種武弧矢射擊而繼起。那末，從此整個民族，再見了脩身藝術強化，自然會比徒口脩身，徒身行脩身者，不知要高強到多少倍了。孔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古人根本都是射工，射學二者不相離，射的切身有效，比任何事件爲強。今日只要能夠恢復這個精神起來，一定可以格處。總理遺教「和平奮鬥」，又能和平，又能奮鬥了。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解）這是探本窮源，一眼觀破古今治亂的機緘。本治則未治，本亂則未亂。單說上下一心一德，還可以有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只有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豈是皆以脩身爲本，那末，真正本治而未亂了。當然豈是皆以脩身爲本，就是堯舜率天下以仁，一人定國。一家仁，一國與仁。一家讓，一國與讓。要說他是本在上而未在下吧！又不是的。他是以整個上下一體脩德爲本的。

「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這是大學的明文。德爲本，財爲末，很明顯的。脩身就是脩德。本就治了。財亦當然不生問題了。這就叫本治而未亂。若是不脩德而本已亂了。那末，一定爭財搶奪，到了不堪，非大饑不可了。這叫「本亂而末治者，否矣」。

德是應該厚視的，財是應該薄視的。仁者以財發身，就是薄視了財，散財於民，所謂「王者藏富於民」，來發展自己的脩身積德。不仁者以身發財，就是薄視了德，聚財於己，利用自己特

別的身分，橫豎無限大財。結果是「多藏者厚亡」，到了身弑國亡，就是「其所厚者薄——德，而其所薄者厚——財，未之有也」的真理了。

換句話說：德是戰鬥條件，財是生活條件。本治而未不亂，就是戰鬥條件與生活條件一致。本亂而未不治，就是戰鬥條件與生活條件不一致。戰鬥條件的德，就是全國上下，至死不變，非一致脩德辦不到。生活條件的財，就是「用兵要饒餉」，「皇帝不差餓兵」，士飽馬騰，纔能戰鬥，本末原是一體，不可分離。所以「仁者以財發身」。就是把生活和戰鬥，平均分配了。鼓舞民衆，共同奮鬥，戰無不勝，攻無不取。那末，不仁者呢？以身發財，把生活，一個人或少數人獨佔了，獨享了，太舒適了。民衆的啼飢號寒，困苦流離死亡不顧了。下壞曰土崩；內潰曰魚爛，土崩魚爛而不可收拾。甚至於百戰百勝的雄師，也會總崩潰。再進一層講，有德的人，至死不變，是根本人物，是建國重寶。求財的人，隨世遷流，是依附人物，是衆志成城。都察其般看待，本末可視同仁。無本不成末，無末不成本。這樣而窺視古今天下治亂所在，纔是洞本達原，真知灼見。穀得上了稱知本，穀得上了稱政治知識的最高者，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究竟想到一個人，知了人以外的什麼，到底是非類，未必爲「知本」，也未必爲「知之至」。

只有人羣的自己深知自己，并且深知本末厚薄治亂所在，當然是「知本」，也就是「知之至」了。我們要不負這個「知本」和「知之至」，就要唯一普遍的戒除不重視戰鬥條件的深病，可再以「曾子的話」來做千次金鑿：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孝，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於親，敢不敬乎？」——禮記祭義篇，大戴禮記曾子大孝篇。

這樣的兢兢切戒，一定能夠重視戰鬥條件，可以避免「本亂而末不治，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的份險了。

朱熹註的錯誤（一）「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而措之耳」。他那裏知道內聖外王都是脩身的工具嗎？（二）「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上句還對，下句就害人。（三）他謬妄武斷「大學之道」句起，至此「未之有也」句止，共二百零四字，硬說是經，以下的都是傳，根本不認識經傳的區別是什麼了。古代的「經」是用長二尺四寸竹策寫的，「傳記」是只用長八寸竹策寫的。不過「禮記」是傳記叢書，合大小戴禮記，其中雖有逸經，如奔喪，投壺，諸



侯遷廟，諸侯學廟四篇皆是。然而「大學」非其倫也。何況一篇之中，硬分經傳，更不成一句話。文章有冒頭體，大學一篇的冒頭，只有大道章，以下就分章，很明白了。古人人學，一年，親離經辨志。朱熹連「離經辨志」的能力都沒有，可憐知識幼稚到了如此。并且他的謬說，違反大學本文意義的，觸目皆是，實在辨不勝辨了。

#### 第四 誠意章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注）謙，讀爲慊。慊之言厭也。

（解）本章是公開的貫澈「在止於至善」一口誠，只仗着唯一「誠意」，奮鬥到底。「不誠無物，誠者物之終始。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這是中庸一書明示的鐵律。所以本章共分九法，兩法是「自誠明」，七法是「自明誠」。「自誠明」是「裏向外」法，「自明誠」是「外打進」法，都可以奮鬥到底。今爲要一覽而瞭，先列表如左：

自誠明

第一法——從自身而做到了如緣應化。

第二法——從對方而做到了斷除邪見。

第三法——從比鄰而做到了身安家吉。

第四法——從時間而做到了民終不忘。

第五法——從時間而做到了沒世不忘。

自明誠

第六法——從空間而做到了君相造命。

第七法——從空間而做到了新闢生命。

第八法——從空間而做到了建中立極。

第九法——從空間而做到了刑期無刑。

第一法，是自誠明的「裏向外」法之一。從自身而做到了如緣應化。民之所好，好之。民之

所惡，惡之。好惡不拂人之性，故能「得乎丘民而為天子」。誠其意，就是打定主意，拿定主見

，立定決心，自信心強到了十二萬分，自然會自信而弗自欺，切實湧現如民所好，如好好色。如

民所惡，如惡惡臭。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為心」。此之謂也。佛氏說「如來」者，如

其原來，隨衆生因緣而順機應化。大學這個沒頭沒腦的一如好，一如惡，也就是儒家應化的如來了。

然而必堯「如惡惡臭」者，爲天下者亦先去其敗壞之害焉而已矣。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離婁上篇。故壁壘不可不首先森嚴，「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此之謂也。先如惡惡臭，後如好好色，此之謂消極的積極。必先有認識不肖之心，然後能奮起進賢之心，程度是如此。這樣的「行有愷於心」，纔是叫自謙。謙僅通用字，是同從象得聲而可以通用的。就是快意滿意了。一個人到了自己不滿意自己，還能幹什麼事嗎？越王勾踐用范蠡計而得意，秦并天下而得意，得意就是滿意了。鄭注：「謙，讓爲謙，謙之言厭也」。謙又與愷通，愷心貴當也。厭又與慤通，慤心切理也。總之，是得意滿意了。能得意滿意，就做到了誠其意了。

中庸一書，最重愷獨工夫，所以能中立而不倚，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真是絕大學問。換句話說，就是乾剛獨斷。然而「天德不可爲首也」，只有舜的執兩用中，隨機應付，是最好辦法。禮器曰：「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謂萬物，大利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

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外心」是「心廣體胖」，「內心」是「明心見性」。衆皆醉而我獨醒，舉世皆混濁而我獨清。洪水橫流，「堯獨憂之」。……自古聖賢豪傑沒有一個不是上下古今，獨抱千秋，獨具隻眼，救國救民有獨見之明的。對於自己個性特強，自信力最大，決不隨波逐流，風靡草偃，把自己有用之身，葬送在盲目的社會裏面的。所以我說芸芸衆生，都是政治造路工人，要有工程師來指導他們。這個政治造路工程師一定要有獨特的意識，高瞻遠矚，卓見不凡。莫說：「天上地下，惟我獨尊」，這是宗教主的口氣。其實不論宗教，不論政治，都是一樣，要從民好惡——俯從民意，勉順輿情，纔能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外對得起人，內對得起自己，問心而無愧——內疚神明，無惡於志。故曰「君子必慎其獨也」。孝經曰：「修身慎行，恐辱先也」。這個慎獨工夫，就做了慎行的始基。也可以說是一切事業的發動機了。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注) 厭，讀爲厭。厭，閉藏貌也。

(解) 這是第二法，自誠明的「裏向外」法之一。從對方而做到了闡除邪鬼。小人就是君子的對方。小人閑居爲不善，也算是誠中形外。那末，藏於中者就是性，性無善不善了。主張性善之說者，確是一部份的偏見了。大學全書，君子凡十五見，而誠意章九見，齊家章兩見，治國章四見。小人凡四見，而誠意章兩見，治國章兩見。禮運曰：「禹湯放武成王周公……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那末，取法乎上，君子以天子爲最高位，且取重禮，一部大學亦在禮記之中，可以見到誠意工夫的要法，應該多多採擇「自閑誠」，就是「外打進」的辦法了。

古人稱「閑居」，和「燕居」不同。退朝而處曰燕居——禮記孔子燕居止養。退燕避人曰閑居——禮記孔子閑居正義。那末，燕居尚有人見，閑居就沒有入見了。沒有人見的時候，什麼丟臉——死不要臉的事都幹出來，這真是小人現身情形，一一可以懸揣。那裏知道魍魎魍魎曾立即現形於光天化日之下呢？桓言道：「只愁弗做，弗愁弗破」。匹夫匹婦曾於驚險之下，明日有傳其事者矣。還有乘着黑夜，沒人看見，爲竊作盜的，更是閑居爲不善，無所不至的一境。城人心跡，見了君子，殺鼠鼠老來了。一定會厭然——厭然神沮氣喪——鄭注：厭，厭作厭，厭都是

黑的意思。趕急掩蓋起來。想要掩蓋其不善，彰著其善。這樣的欲蓋彌彰，豈但賊頭鬼腦，給人一望而知。并且好像秦鏡高懸，連師肝也都給人照見了。這樣小人的沒趣——邪見，真是何苦來，有何益處呢？

這個誠中形外，好像是佛說的「他心通」罷！一個真誠君子，能夠經驗得多，閱歷得多，尤其多年不間斷做過慎獨工夫的，當然是一個歹人到了眼前，不會沒有認識的。凡是歹人心理，雖然他的意識，包藏在內部，但是一定會表現到外面來的。從意識而發為意氣，為意態，為意興。那末，內部的意思就幾乎完全透露出來了。所以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這是觀人三段法。從「女主人」而來的。還有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離婁篇。這單是看眼睛法，這猶不若曾國藩說：「善惡看眼睛，邪正看鼻準。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氣概，富貴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風波看腳跟」。這是兼用「骨相法」。格外科學化了。小人的偽善，被君子識破了。君子拿來做銅戒，格外要加誠其意，做起慎獨工夫來。連小人也能够比「古來英雄，多半浪子回頭」，做起慎獨工夫。那末，君子小人同歸於善，就是慎獨的止境。

也就是止於至善了。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注）嚴乎，言可畏敬也。胖，猶大也。三者言有實於內，顯見於外。

（解）這是第三法，「自明誠」的「外打進」法之一。從比鄰而做到了身安家吉。周官大司徒「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古人是由家而國，五家爲比，家出一人，五家共出五人而爲伍，是兵役法的最初單位。假使五人之內，有不忠不孝的，或是程度差的，就「羞與爲伍」。五個人纔有十隻眼睛十隻手，當然連自己也算在內，來瞧着指着，所以說「十目所視，十手所指」，這是何等威嚴啊！「法重身輕，威尊命賤」，還能作惡嗎？這是曾子說的話，的確是環境使他不得不這樣說的。不然？爲什麼不說百目千手百手千手？就可以曉得這樣的環境使然，並不是嚮壁虛造，憑空設想的。接着說「富潤屋，德潤身」，就是「堯舜之民，比屋可封」。比，就是五家爲比，五家統統變成了白屋素封，家給人足。就

是因為他們道德高了，當然既不爲匪作盜，又不貪吃懶做。個個都像今日的英國人，做起「大腹賈」來，要說「心廣體胖」了。這樣一來，君子的必誠其意，就做到了澈底民衆化，正合我們總理遺教：「人類天天要做的，就有保——自衛，養——覓食，兩件大事」了。

中國唐以前社會，是受孝經急就篇兩書的支配，孝經是曾子傳下來的。曾子名參，孔子的高足，誰都知道的。一部小戴禮記引曾子——曾參的話。有九十九處——檀弓篇四十三，曾子問篇四十，祭義篇八，雜記篇五，大學篇一，禮器篇一，內則篇一。論語孟子兩書引曾子的話不算，還有大戴禮記裏面曾子的專著。把他總檢討起來，曾子總是說些「孝治天下」的話。這個說：「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一個嚴字的精神，也還是從孝經而來的。孝經聖治章曰：「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敬，因親以敬愛」。古人五家爲比，家出一人執兵役而成行伍，行伍所有嚴敬親愛的精神，也都從敬孝而來，所以要說：「戰陳無勇，非孝也」了。

還有曲禮曰：「君子莊敬日強」。因強而心廣體胖，當然是生理心理相關聯的成果。恆謬曰：「面無肉，休和他相熟」。言不要與豺狼爲友，豺狼多瘦，比匪終傷了。人的多病，本來是道德問題。我國人今日成了東亞病夫，實是道德不修。這更可以見意識的重要了。其實天下任何



事，沒有比這個再重要了。簡單的說，只要你精神緊張，就是誠意，什麼病都會沒有了。

詩曰：「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注〕此心廣體胖之詩也。澳、隈崖也。菉竹猗猗，喻美德。斐，有文章貌也。諠，忘也。道，猶言也。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栗也。民不能忘，以其意誠而德著也。

〔解〕這是第四法，自明誠的「外打進」法之二，從時間而做到了民終不忘，但不過民的懷德者，終其身不忘而已。道學自修，成就了盛德。恂慄威儀，成就了至善。盛德一名詞，是指着個人德性上的切磋琢磨，變動光明而說的，與選賢舉能的明明德，當然很有關係。至善一名詞，是指着個人的瑟僩赫喧，莊重威嚴而說的。更說得上中央人格最高的原則了。那末，這個民不

能忘，就是指當前現實在位的君子，很讚美地說他較得上來做典型人物了。

鄭注，「此心廣體胖之詩」。蓋韓詩遺說。不過，大學作者斷章取義，不必悉如原詩用意。徐幹中論曰：「昔衛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訓道。命其羣臣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戒，以自儆也。衛人誦其德，爲賦洪澳——以道篇。這樣講來，正是一積精之謂德」。真力瀰滿，萬象在旁。完全從習慣養成。年將百歲老翁，還在努力不輟，錢而不舍。不但當時民不能忘，千載而下，猶尙令人肅然起敬。

今詩經作綠竹毛傳云：「，綠，玉芻也。竹，蕭竹也」。某緣同聲通用字。王芻，今鴨脚婢。竹蕭通用字，蕭竹卽蕭蕭，今藥肆有之。詩一則云「綠竹猗猗」，再則云「綠竹如簣」，簣卽竹席也，平鋪於地如簣，則必非植立有高下參差形的竹子了。彼釣拱之竹竿，下洪之竹槌，都與此不相涉了。爾雅釋器曰：「骨謂之切，象謂之磬，玉謂之琢，石謂之磨」。然而「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固不必拘拘於如此名物細故了。

論語哉子貢與孔子問答，引此詩，尙無如大學此文釋詩之詞。足見大學之作，更在論語之後了。抑且孔子稱「魯衛之政，兄弟也」。子貢衛人，故孔子引衛詩以爲之，亦是本地風光。大學

全書，四引康語，康叔衛祖。一引衛詩。疑全書作者，蓋出衛人手也。康叔爲周司寇，後世猶有遺風，不獨商鞅法家生術。卽如子貢子夏傳學孔門，亦多切實用。可稱大學一書確得孔門真傳，實與論語荀子二書注重歷史習慣者相近。

古人用語，要切實認識，不可含糊放過。道學，就是稱道學問。中庸所謂「尊德性而道學問」，道學問，也就是講學了。自修，就是進德修業。管子所謂「修業不息版」，衆記錄日常行事，也就是埋頭苦幹了。瑟瑟通用字，個個通用字。瑟是緻密，個是武猛。鄭注：「恂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那末，慄就是戰栗。孝經諸侯章引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所以恂慄該是嚴峻。赫喧是雙聲連語字，倒言之，卽是烜赫，所謂「聲華烜赫」有感光了。「齊明盛服，非禮不動」。不如此，何以有感光？所以威儀該說是盛服。道盛德至善，這個道字，稍有不同，就是說盛德至善。實實在在做誠意工夫，纔做到了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那末，成爲了典型人物，並不是一會難事。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注）聖人既有親賢之德，其政又有樂利於民，君子小人各有以思之也。

（解）這是第五法，「自明誠」的「外打進」法之三。從時間而做到了沒世不忘。就是永遠不會忘記了。一定要到了嗚呼哀哉！俗言「喊喇喇」的時候，「人窮而呼父母」，纔曉得父母祖先，前王的不可忘了。

引周頌烈文之詩，於烏同字，戲呼一聲之轉，所以於戲即是烏呼，也就是嗚呼了。上言民不能忘，還只是指着現實在位的君子。這更言前王不忘，就指着歷史上的典型人物而言了。前王，謂文武也。但本誓作者斷章取義，不必如詩原旨。把前王一語，就擴大範圍，凡作者以前的聖王，要統指在內了。君子賢親，德者本也，程材效器，各供厥位，解決了民權問題。小人樂利，財者末也，農工商賈，各安生理，解決了民生問題。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祖德宗功，沒世不忘，解決了民族問題。誠意工夫到此，就成了無窮無極時間的悠久了。今日 總理 總裁

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統一貫之精神，也就同此一條路綫了。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注〕皆自明，明德也。克，能也。顧，念也。諟，猶正也。帝典，堯典。亦尙書篇名也。峻，大也。諟，或爲題。

〔解〕這是第六法，「自明誠」的「外打進」法之四。從空間而做到了君相造命。但是分出三級來。第一級是開國要政，就是康誥的話。第二級是繼世守文，就是大甲的話。第三級是一統無外，就是帝典的話。這都是自明而誠，所以要說「皆自明也」。單說自明，誠就在其中了。

尙書有康誥篇，周武王之弟康叔。康誥篇有「用康保民」，「用康乂民」等語；大概生前就讓康叔好，好比成王生前，就讓康叔死後，就作爲證了。本來康誥曰：「克明德慎罰」，大學但引曰「克明德」，斷章取義，不必備文。還有禮記大傳篇引康誥曰：「惟乃丕顯厥文，丕克明峻德」。那末，古人引書有異同，非所見本不同，即不必盡依原文。過細查攷「明德」和「明峻德」，



去定命的。左氏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法，以定命也。」——成十三年。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沒有一個不是胎生動物，呱呱墮地，已在楚中立極。假使己躬有禮義法則，就能止命彼上下四方。假使己躬沒有禮義法則，就不能止命彼上下四方。上下四方是什麼？今人叫環境，古人就是叫天，天的所命，就是自己所造出的環境了。師服曰：「名，自命也。物，自定也。」——史記晉世家。所以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男男女女，正名爲教，由此命也。有功當賞，有罪當罰。亦由此命也。所以含章中止，而有限自天了。匪正之行，而天命不祐了。詩書之訓，有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詩文王篇。又曰：「若生子，罔在不厥初，自貽哲命。」——書召誥。又曰：「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書呂刑。所以「彼己之子，邦之司直」，甯舍命不赦，正所以爲命了。「乃如之人，懷婚姻也」，就可以直斥爲不知命了。「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那裏曉得「予迓續乃命於天」，全在整個日常行用之間嗎？尤其是商人崇尚五行變化，不主定命，所以太甲異說：「顧天之明命」，又說：「天作孽，猶可逭。自作孽，不可活」——孟子離婁上篇引。這個趨向，和唐朝人所說：「君相實造命的話」正對了。其實何止君相，任何人都該自己去造命了。

尚書有典典篇，五帝之典。孔子說書，斷自唐虞，所以又叫帝典了。今猶真作「俊德」，釋文作「峻德」，史記五帝本紀作「剛德」。那末，峻，俊，峻，剛，四個字，到底是哪一個對的呢？可以說司馬遷作史記是對的。還有尚典的「五品不遜」，史記五帝本紀作「不馴」，夏本紀作「不訓」。「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孔子作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先王就是堯舜。以順天下的順字，也就是訓字，先王以此訓天下，做到了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完成了上古一統無外的順治——盛治。那末，人民個個有誠意，篤行孝道，實現民族羣上的強化了。這樣講來，就可以知道「峻」字，「俊」字，「峻」字，「遜」字等，都是跟着聲音而通用假借的，本應該作「訓德」來講纔是。至於順德剛德，訓順剛，都是從川字得聲音的，聲音相同，意思也就相通了。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注）盤銘，刻戒於盤也。極，猶盡也。君子日新其德，常盡心力，不有餘也。



（解）這是第七法，自明誠的「外打進」法之五。從空閒而做到了新關生命。也分出三級來，第一級是自新，第二級是新民，第三級是新命。這很像佛陀的「自覺，覺他，滿覺」三級。不過，佛是出世法，儒是世間法，迥不同了。

第一級自新，是湯盤的話。孔子繫陽曰：「當有之簡大業，日新之謂盛德」。那末，革故鼎新，易著其象，已經很久了。然而堯舜禹三聖禪讓，鼎革久已不行。何況少康中興，「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左哀元年傳。既然以光復舊物而成大業，應該格外守舊了。當然物極必返，所以成湯的日新主義來了。成湯自言：「視水見形，視民知治否」——史記殷本記。他是水鏡主義。那以在盥盤，也刻起銘文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簡短的說，就是日新主義。苟音急。就是說文云：「苟，自急飭也」的苟字。普通讀他做草字頭的苟字，和狗字聲音一樣，是不對的。成湯這個盤銘，和周武王爲銘於盥盤——大戴禮記武王踐阼篇。是一樣的事例。還有一層要聲明，這是盥盤，就是盥洗的盤，洗臉洗手用的，天天用得到，纔可以說「日日新」，證據很多，不及詳舉。古人是三日一沐，五日一浴。自從孔穎達誤解是沐浴之盤，很不對了。沐浴之盤，就不能「日日新」了。

第二級新民，是康誥的話。商王盤庚告民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所以人身以外的東西，都應該取新，愈新愈好。人與人的關係，還是舊的好。所以周公誥魯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遺」。孔子也說：「故舊不遺，則民不偷」。這都是教民長厚不刻薄，天經地義的道德話。那末，人與人的關係，發生新舊問題，特別標出新的名目來，一定不是喜劇，就有悲劇。喜劇如新郎新娘新國新村，站在主動地位，都是很好的。悲劇呢，尤其是亡國之民，站在被動地位，給人家指稱曰新民，真正羞憤已極，「不自由，毋寧死」，何不早死爲快啊？周武王伐紂，封紂子武庚，復餒。周公殺武庚，封其弟康叔於衛，教他撫餒遺餘民。殷洛頑民，收拾殘局。所以說「作新民」，在周人總是喜劇。在殷遺餘民，就是最後的悲劇，痛不可言了。有人說，中國歷朝鼎革，都是易朝更姓，沒有亡國。易姓而後，都是一律平等待遇。那末，古今的情形不同，所以「新民」一個名詞，不是可以隨便亂喊了。

第三級新命，是周詩的話，大雅文王篇之句，說着周朝雖然是舊邦，而他的天命是維新的。這是什麼話呢？商朝革命成功之後，又來了一個周朝革命進步了。這詩是說文王造命作周。司馬遷說：「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獄。後七年而崩」——史記周本紀。這是不

錯的。文王生前，雖未稱王之前，已經建了一個周南國。既稱王之後，又建了一個召南國，勢力一天一天強大起來。武王遂舉一而滅殷了。本來湯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湯一世就用了破竹之勢，革命成功了。周人是謀之四世，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共四世纔成功了。當然，周人是一幕喜劇，殷人呢，還只好算亡朝，中國還是中國，和現在的亡國滅種，就大不同了。

大學作者加了一句，「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本來切磋琢磨就是日新之謂盛德。不過沒有外緣的時機可乘，也只好坐老英雄。只剩了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而已。商周革命，都有機緣，天與人歸，運會便然。但是要曉得從日新又新的出發點，做到了新命的終極點，就充其極量了。新命是什麼？還不是「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所以我說是建中立極，仍就是知盡能索，做到了人事的最高度而已。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緝蠻黃鳥，止於丘隅」。  
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

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注）於止，於爲之所止也。就而觀之，知其所止，知爲擇岑蔚安閒，而止處之耳。言人當擇禮義樂士而自止處也。論語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緝熙，光明也。此美文王之德光明，敬其所以自止處。

（解）這是第八法，自明誠的「外打進」法之六。從空間而做到了建中立極。一個國家，沒有中央權威，是絕對不會強大的。一個民族，沒有最高道德，是絕對不會長久的。我們中國就完備了這兩種條件，所以可大可久，到如今還有四千萬方里土地，四萬萬七千萬的人口。四五千年悠久的歷史。居今日而誦讀詩書，真不能不使後生小子慷慨激昂，感想過去的偉大，現在將來，就應該怎樣的自發自雄，發憤圖強啊！

第一件中央權威，就有兩起詩，和孔子的話。（1）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這是商頌玄鳥之詩，斷章取義，就不一定限於商了。司馬遷曰：「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史記貨殖傳。後世取天下者，必首得三河

六郡。這還是中國閉關而治，承着三代的餘威。可是近世海洋交通，形勢就全變了。(2)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這是小雅緡蠻之詩。今詩經作緡蠻，毛傳曰：「緡蠻，小鳥貌」。大概緡蠻，蕩末一語之轉。就是小的意思。詩葛覃篇毛傳曰：「黃鳥，搏黍也」。陳奐胡承琪都說：「黃鳥，就是如今的黃雀」。戰國策曰：「今夫黃雀，俛啄白粒，仰棲茂樹」。黃雀和鷹雀相似而不同，鷹雀是雜色，常年有的。黃雀是黃色，稻熟時就有。(3)孔子曰：「於止，知其所止，豈可以人而不如鳥乎」？這是借鳥來警策人。鳥尚有意識，能知其所止。正是要加強人的意識，豈可以連鳥的知識都沒有嗎？孔子不曰鳥之於止，單曰於止，是古人文詞的慣例，把句主 *the subject* 的鳥字，省略去了。鄭玄說：「人亦當擇禮義樂土而自止也」，那末，最好是京師首善之區了。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文武全才，程度最高，甲於天下，所以後世猶承餘烈，把京師稱為首善之區。還要說什麼「鳥擇岑蔚安閒而止處之」，岑是山小而高，蔚是草木盛貌，只是鳥處，不是人處了。

第二件最高道德，就有一起詩，和說明。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這是大雅文王之詩。毛傳曰：「穆穆，美也。緡熙，光明也」。那末，天子穆穆，言語之美，可憇而知了。緡

應都是光明，那末，緝就是摺字，熙就是熹字，像着火光，所以說光明了。比起太誓說：「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宇四方於西土」——墨子兼愛篇引。那末，詩書二經的口氣，大有不同了。敬止呢，敬其自己所止處。本來皋陶謨曰：「安汝止，惟錫惟康」。所以曲禮說：「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然而隨時隨地可以活變的。所以又來了一個說明，指着文王是爲人君而能止於仁，爲人臣而能止於敬，爲人子而能止於孝，爲人父而能止於慈，與國人交而能止於信。這都是爲文王現身說法，是周人開國，監於二代，第一位「郁郁乎文哉」的君主了，本來左氏傳曰：「秦伯繆以治周禮」——哀七年。那末，周禮在太王年間，已經具體實現了。然而該是大成於文王周公。所以後來孔子除了堯舜之外，總是崇拜他們父子倆——文王周公了。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注）情，猶實也。無實者多虛誕之辭。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必使民無實者不敢盡其情，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本，謂誠其意也。

（解）這是第九法，自明誠的「外打進」法之七。從空閒而做到了刑期無刑。天命有德，天討有罪。自皋陶作士明刑以來，「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朴。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諸市朝」。雖孔子大聖，聽訟不能有異於常人。然而明刑弼教，刑期無刑。使無情實不誠意之人，不得盡其辭，可以統一人民意志，畏威而不敢妄作出軌行動，實在是一件很重要的大事。

論語顏淵篇有孔子此語，或是大學抄襲論語之文吧！猶人者，不異於人也。司馬遷說：「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史記孔子世家。董仲舒也說，「孔子爲魯司寇，據法聽訟，無有所阿」——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篇。那末，兵凶戰危，訟則終凶，一類的事。左氏傳曰：「小大之獄，必以情，忠之屬也」——莊十年。當然孔子所能的，是患恕而行，不會和別人有什麼兩樣。可是有一件大事，是孔子特別所做的，確確實實，能做到了大畏民志，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就是春秋一件大事。教無情者萬難狡辯抵賴了。本末商德不亡，周道不作。周道不亡，春秋不作的。孔子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孔子的以文王自命，就是這個作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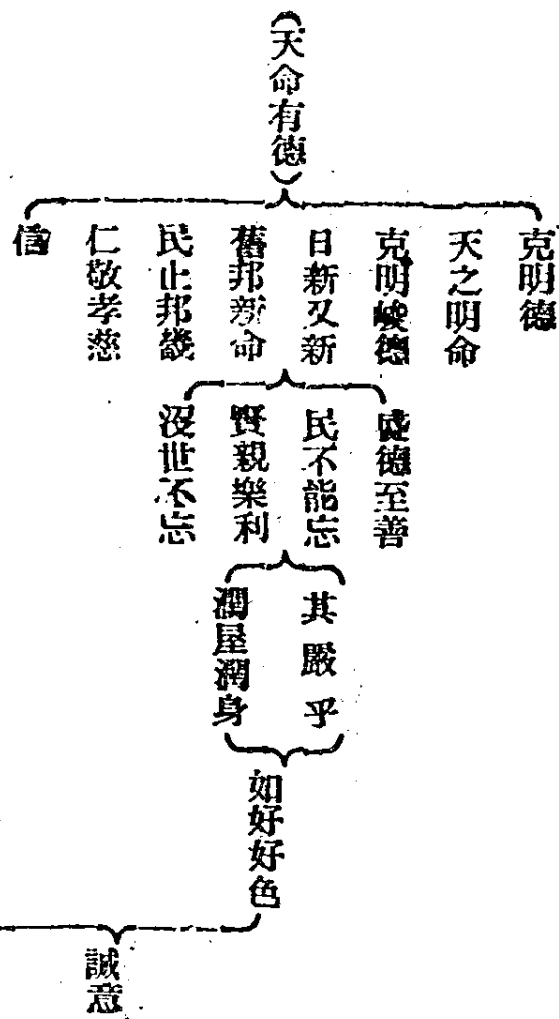
孟子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的確的確，春秋是歷史，又是刑書。再淺顯的說：拿破崙

害怕着一紙報紙，勝於三千毛瑟。上次歐洲大戰，德國人害怕着英國人的宣傳，完成了協約國的勝利。何況古今來不忠不孝，元惡大憝的逆賊漢奸，沒有一個不怕春秋筆法，和報紙披露的。孔子的春秋，到如今就成功了宣傳戰。民族意識的精誠團結方法，這是最後一着了。大學誠意章的最後，拿孔子來繼承文王，真不能不說有莫大用意了。

大學內聖之學，是以致知誠意爲心物之橋樑。致知章的「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豈是皆以修身爲本」，有「知本」語，是知普遍原則的本。是德本了，德本是治普遍的人了。本章聽訟，要使「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有「知本」語，是知特殊原則的本，是刑本了，刑本是治特殊的賊了。德刑就是賞罰，治國大柄。真是在政治哲學上，值得注意的。再進一步講，是德刑二元論吧？不是的，德可賅刑，還是一元論了。

## 止於至善的誠意圖解





(天討有罪)——聽訟——小人閑居爲不善——如惡惡臭

朱熹註本，把本章割裂顛倒，分成了好多章，他不認識整個意志作用的偉大。明清科舉以來，普遍的造成了民族意志的薄弱。國勢不振，到有今日，忠孝的不易鼓動大眾，不忠不孝的去當高等漢奸。民賊朱熹的罪惡真是擢髮難數了。

## 第五 正心章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注）慍，怒貌也。或作憤，或爲蹙。

（解）提出身心的關係，就是生理心理互相密切關係，確實有四種：

第一種，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何止心不得其正，簡直有連人都氣死了，發生氣來，暴跳如雷。一個人的身體，不但氣壞，還有氣極而厥，甚至死了。忿懣的懣字鄭（注），「或作憤，或作蹙」。應該作蹙。說文云：「蹙，忿戾也」。忿火中燒，暴戾起來了。「鬪如哮虎」，不要跳了嗎？憤，就是窒字，氣極而蹙也。一口氣，氣殺了人，就爲此故也。

第二種，身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何止心不得其正，簡直有連人嚇死了。發生恐慌，嚇殺入景緻，瑟縮如鼠，甚至屁滾尿流，還算什麼樣子嗎？一個人會嚇破胆而死的，就是因爲恐懼太

厲害了。

第三種，身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何止心不得其正，簡直有連人都笑死了。一個人快樂到極點，會一笑而嘔的下巴脫掉了。一張嘴合不攏來了。頓時會哈哈大笑而死了。還有「世祿之家，鮮克有禮」，把什麼丟臉的事都幹起來。因為他們的錢太多了。喜好快樂太過了。

第四種，身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何止心不得其正，簡直有連人都害死了。一個人受了一點委屈，心心念念，昏悶起來，不斷地想着，不要悶死了嗎？「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隱憂啓聖，多難興邦」。自然大有入在。然而程度淺的，夠不上說這個話，也就不曉得害死多少人了。

以上四種。都是情有所移，而心爲之動，所以心就不止了。第一第二，兩種是相反而相連的，一積極而強，一消極而弱，當然天稟有強弱的不同了。第三第四，兩種是相反而相連的，一積極而樂，一消極而憂，當然處境有寬迫的不同了。有人說：已經有了誠意工夫，那裏會再至於此。當然，做過誠意工夫的人，會不動心吧！然而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定，莫知其嚮，惟心之謂與？」孔子尚且說這個話，何況旁的人。所以大學說：「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那末，心不在人身軀殼的腔子裏，實在是人生一件很重大的毛病。用什麼方

法來把心放在軀殼的腔子裏，好像心正位於宮中？這也只有兩種方法：

一、養心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老子亦說：「少私寡欲，無爲而無不爲」。莊生亦說：「虛空生白。無爲也，用天下而有餘」。

二、操心 孟子曰：「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達」。到了近代人說：「心思以愈用而愈靈，精神以愈爭而愈出」。那末，專門養心而不用的人，反要成了廢物，有莫大的危險了。

可是這兩種方法，實有調和的必要。老和尚只知養心，不知做事。老百姓只知做事，不知養心。都失之太過。老和尚在法律上，本來是「准死人」，國家要另有辦法。老百姓善自爲謀，該修養一點老和尚的方法——這老和尚包括五教在內。每天有了百分之五六，就發用了。可以涵養心靈，煥發精神。這是「正心唯一工夫，不可少的。實際也就是誠意工夫了。果能如是，那末，泰山崩於前而不驚，猛虎駭於前而不慄。生也若寄，死也如歸。天君泰然，鎮定如常，真正一生受用不盡了。掉掉大地，人類三大徧世界。一、中國苦力徧世界。二、英國國旗徧世界。三、英國娼妓徧世界。然而中國獨以愛和平著稱，只因爲操心操勞，心力交瘁的緣故。再看此次英男

抗戰，一大半要仗着勞働階級，而漢奸多半出自安閑階級。尤以士大夫階級，平時安閑，戰時逃之遙遙，躲在後方，依然般樂忘放。自古有訓：「人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惡心生」。的確確，人的勞苦筋肉，會發生一種「刺激素」，成了善素，在人身中。教人不得不為善。孟柯提倡的性善，那裏及得孔子唱「性近習遠」說，比較優長而有效呢？

正 心 圖 解



朱熹註，要把大學原文的身字，改做心字，是不對的。但看我講，就明白了。

## 第六 修身章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

（注）之，適也。辟，猶喻也。言適彼而以心度之曰，吾何以親愛此人，非以其有德美與？吾何以敬懼此人，非以其志行薄與，反以喻己之則身修與否，可自知也。

（解）天下之人，莫不以父母生身，與人，及人以外之物相見的。古代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無不以修身爲本。那末，修身最繁複的，無過於天子諸侯，而卿大夫次之，士庶人又次之。孝經五孝章，拿天子做代表，有愛敬惡慢四事。大學本章舉出五種，只多一種哀矜，其實也屬於愛的範圍。列舉言之：

一、所親愛者，親戚及其他是也。

二、所賤惡者，小人及其他是也。

三、所畏敬者，君子及其他是也。

四、所哀矜者，婦孺，罪人及其他是也。

五、所敖惰者：奴婢，倡優及其他是也。

這五種人，及人以外的其他，都能直接間接，和本人自身發生相互的關係，而成爲修身問題。『他山之石，可以爲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確是修身最好沒有的工具。雖然到了今日，男女平等，教育平等，廢除奴婢制度，倡優且一躍而爲大文學家。可是讀古人書，還要依着古制來討論的。

大學原文五個「之」字，都是「到」的意思。五個「辟」字，都是「譬喻」的意思。鄭注是對的。人類本是感情動物，尤其是中國人，「詩言志，歌永言」，樂起唐虞，下迄三代，商周爲盛。一部詩經，風雅頌賦比興六義，而比興尤要，比物連類，罕譬而喻，談言微中，志行立見，與賢與能，終於是乎賴。是故「詩者，志也。志之所之也。任情所之，之其所親愛而用來譬喻的是什麼？就是「本支百世，於萬斯年」一類的話。之其所賤惡而用來譬喻的是什麼？就是「投畀有

北，豺虎不食」一類的話。之其所畏敬而用來譬喻的是什麼？就是「皇矣上帝，臨下有赫」一類的話。之其所哀矜而用來譬喻的是什麼？就是「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一類的話。之其所放恣而用來譬喻的是什麼？就是「無拳無勇，既伎且毘」一類的話。到了春秋列國公卿，雍容壇坫，賦詩喻志，斷章取義，微言相感，能召玉帛干戈。到了戰國，詩衰而賦作，屈原離騷最著名。「上稱帝堯，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文小指大，志潔行芳。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澒然泥而不滓，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然而標高揚己，孤芳獨振，雖千古僅見之人，未免有失中庸之道了。

還有騶忌相齊，「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除諸前。騶忌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騶忌曰：謹受令，請謹無離前。淳于髡曰：椹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曰：謹受令，請謹專左右。淳于髡曰：弓膠背幹，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傳合疏解。騶忌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孤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史記田完世家。這樣的譬喻，也可以



見志，雖是滑稽，很像今日的打油詩，然而也是謹嚴不苟了。

到了漢朝，還有用詩經三百篇，當做諫書的。這個叫「借和尙罵賊禿」。「指雞罵狗」的諫法。老實說：詩經三百篇在今日，「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是謂道紀」。還可以當作修身寶鑑。可是天下事有一利，就有一弊。譬喻的浮泛不切，發生許多流弊，古人早已說過了。荀子說：「今君人者，辟稱比方，則欲自並乎湯武。若其所以統之，則無異於桀紂」——弼國篇。這定譬喻不能切合於本人自身的一證據。墨子說：「傷矣哉！言則稱於湯文，行則譬於狗彘」——耕柱篇。這譬喻不能切合於本人自身的又一證據。所以「辟，佞，援，推之辭行，而異轉，而詭運，而失流，而離本」——墨子小取篇。莊子做了「齊物論」一篇，指着自身，看得「形同槁木，心如死灰。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天下莫大乎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民濕廋則腰疾偏死，鰓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恐懼，援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藜，螂蛆甘帶，鴟鴞食鼠，四者孰知正味。援，罔狙以爲傑；麋與鹿交；鱧與魚遊；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而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大

「下之正色哉」！所以他把自身也認爲不是人，化爲異物了。「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從「世間法」的方以內，而想到「出世法」的方以外，「汝身非汝有也」，「四大皆空」，這是修的什麼身呢？「同人道於牛馬」好了。這是一篇鬼話。人死而化爲異物，至少也是「准死人」，我們應該深切禁戒的。魏晉玄風，就是前車之鑒了。

儒家是有家國天下的：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豈是皆以修身爲本，關係各個人切身的根本問題，只拿人家，或其他的東西，來裝幌子，做譬喻，根本是自己的身，還沒有修到。所以孔子要說：「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荀子也說：「見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見不善愆然，必以自省也」。務必切實做自省自存的工夫，纔能真正於自己修身有益。尤其荀子有修身篇，墨子有修身篇，都可以參考而見到修身的方法了。

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注）鮮，罕也。

（解）這是承着上文，拿譬喻裝幌子而說的。感情用事是說怎麼好，怎麼壞？從前中國人

尚說古代怎樣好，現在怎樣壞。又說中國人怎樣好，外國人怎樣壞。到了今日，一反轉來，說中國古代怎樣不好，現在怎樣好。外國現在怎樣好，中國怎樣不好。真是「嘴上兩層皮，翻來又翻去」。譬來譬去，根本沒有認識自己到底是什麼？所以大學在三千多年前，已經寫着，「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能從從好之中而認識到不好，從不好之中而認識到好，這種人是天下很少了。

本來人世美惡，是沒有一定吧！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左氏傳曰：「美惡周必復」，——昭十一年。物極必反，周而復始。「世事十年三反復」。憑着這個理想，正是沒有是非，沒有好歹，只好跟着莊生齊物論，去做「混世蟲」吧！然而人類是有真美惡的。宋者亡國之餘，莊子宋人，只說亡國的話。統計十年百年不能決定，統計全世界五千年的歷史，就可以決定了。今日的三民主義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統一貫的精神，就是真美真惡的立刻可以見到了。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注）人莫知其子之惡，猶愛而不察。顧，大也。

（解）兒子是綿延種族的，田苗是維持生命的，都是身家性命的何等大事。所以普通人情是如此。今世恆諺曰：「癩病頭兒子自己的。」

也不會改變了。惟堯舜大聖，能知其子丹朱

好。正是古今人心理不相遠，一萬年

弟子猶已子的精神，萬古不可磨滅。戶子說：仲尼瀝志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辨，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勵也。——孔子集語雜事篇。那末，孔子大聖，尚且拿弟子做修身的工具。真值得說：「知子莫若父，知弟莫若師」了。師弟云乎哉！弟子何必不爲師乎！師友云乎哉！朋友何必不爲師乎！雖上媲美於黃帝之師牧馬小童，何多讓焉。

人莫知其苗之頽，是農人競爭心理的厲害，也是中國農業發達而成爲農業立國的一原因。

## 修身圖解

中庸之道  
自有權衡

好而知惡  
惡而知美

（就兩用中）

修身，身不修

之其所親愛

之其所賤惡

之其所畏敬

之其所哀矜

之其所放情

譬稱比方，

任情所之，

蕩焉無歸。

朱熹注，把五個辭字，統統讀做辭字。惠士奇曰：「讀辟為辭，失之。未聞意誠心正而好惡猶辭者也」。毛奇齡宋翔鳳也是這樣講。我說：解釋古書不對，還是小事。把中國人教壞了，從此好惡成辭，任情失檢，恬不知恥。流毒至於清達季官貴人，富商大賈，不知修身為何事。公然出國，在外國人面前，脫略威儀，不修邊幅，降了國際地位。甚至因辭而辭，染阿芙蓉癖，吃着嫖賭狂的種種癖，成了今日之中國，都是承流毒，實在受禍無窮了。

### 第七 齊家章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

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解）家是自然力造成的，國是人爲力造成的。根據自然力的家教，再來造成人爲力的國教，是最好沒有，最自然沒有了。所以中國恒言「王道自然，霸道硬做」。中國人崇尚王道，只此國教出於家教的自然，就成了消極的「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第一原則。一反轉來，又成了積極的「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第一原則。這兩個原則，反正都是第一。成立了家教三大要務：（一）孝，（二）弟，（三）慈。孝以事父，弟以事兄，慈以愛子，都是家元貨。然而樹立了國教基礎，不但要人知其然，并且使人知其所以然。故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周武王告周公曰：「躬有四位九德……九德：一曰孝……二曰悌……三曰慈……」。這也可以見到孝弟慈三大事，是出於周人家法了。

怎樣說孝者所以事君呢？這是「移孝作忠」，「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凡是孝子，沒有一個不肯作忠臣的。但看刺吳王僚的專諸，刺韓相俠累的聶政，個個都是孝子。他們孝子的任務完了

都答尤來做忠臣，克盡厥職。流氓式，浪漫式的荆軻秦武陽高漸離，就不行，都失敗了。這可以見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的真價。在今日可以說：「孝始於忠愛父母，終於忠愛黨國了。」

怎樣說弟者所以事長呢？這在移弟作順，上下有序，和睦無間，纔能成了集團，並且能擴大到了最大集團。長，就是學校的師長，同時也就是政府的官長。論語曰：「入則孝，出則弟。」又曰：「入則事父兄，出則事公卿。」又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拿這許多話來比證，就可以知道，弟是用在什麼地方的。古者鄉有庠，黨有序，都是學校。學校長就是鄉老，鄉大夫，州長，黨正。「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都是公卿大夫地位，所以要說「出則事公卿」了。跑到學校裏去，跑到政府裏去，就都用得到「鄉黨稱弟」一句話的道德。恆彥有言：「富貴不壓鄉黨」。足徵古道未湮。在今日可以說：弟始於敬愛兄長，終於敬愛官師了。

怎樣說慈者所以使衆呢？這是愛民如子，慈母式的政府，要人民個個都作孝子忠臣，效死而勿去，犧牲生命而勿惜。論語曰：「孝慈則忠」。左氏傳曰：「禮樂慈愛，戰所畜也」。——莊二十七年。老子曰：「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拿這些話來比證，就

可以知道，慈的最後成果，在於戰勝攻取。吳起以大將而爲小卒吮癰，他是曾子的弟子，深得儒家教慈的精神。在今日可以說：慈始於和愛子女，終於和愛民衆了。

這樣看來，中國的出發點，全在於家。所以恆言曰國家。事實上，家與國，不可分離。今人說「孝與愛同內而後擴外」，那裏曉得內本來是安的。「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並且孝弟慈，是三位一體。從一個孝字而一氣化三清了。古人的「孝弟」是連語，「孝慈」也是連語。還有一部孝經，可以保證，這都是很顯明的三位一體，不可分離了。中國唐以前，是孝經支配的社會。宋以後，是大學支配的社會。朱熹疑孝經，改大學，社會的原神，統統都給他弄壞了。現在要把他恢復起來。並且要忠黨愛國，更非教孝不可。孝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告子下篇》今日更可以說：這個教孝，由家而國而天下，比拿破崙式的「裏向外」法，格外高明得多了。總理遺教：「國民……能教把忠孝二字講到極點，國家便自然可以強盛」。不講忠孝，就是該殺的漢奸，該殺的叛逆。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



〔注〕養子者，推心爲之，而中於赤子之嗜欲也。

〔解〕這並不是侮辱人民，把人民當做低能兒都不如。實在是爲位居政長者，設身處地，要格外愛民如子，比愛着初生下地來的赤嬰一樣。所以要說「如保赤子」，這又是周公語誡其少弟康叔的話。周公東征，殺武庚，封康叔。少年的康叔新受封，好像是新娘，會誕生赤嬰的兒子下來，當心要把愛赤嬰的「心」一樣，推心置於其人民之腹。這樣的心誠求之，雖然辦得不對，也差不了。故曰「雖不中，不遠矣」。古來第一流政治家，像漢張良貌如婦人，美國華盛頓 *of the Washington* 貌如老嫗，這也說「如保赤子」的人物了吧？一個誠字，原是至寶。「精誠所至，金石爲開」。開發政治路綫，不能屬於例外。尤其是人類屬於「慈」的至誠，簡直通到地心有一大磁石，一人以慈，千千萬萬的人都要以慈吸聚圍繞起來了。並且可以說這個誠，就是「裏向外」法的最初發動機了。

不過，「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一句話，大學作者似乎有點失檢。內則曰「女子十年，不出，傅姆教之」。昏義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芻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這個教成的人

，也是改節，就是悔婚了。何況清史氏有胎教之記——大概禮記保傅篇。一定要說婦人不學所以撫養子女之道而條的，怕不對了。大概是太學作者已在戰國亂離之世，古教淪亡，所以語有失檢了把。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注）一家一人，謂人君也。戾之言利也。機，發動所由也。僨，猶覆敗也。春秋傳曰：「登戾之」。又曰：「鄭伯之車僨於濟」。戾，或爲吝。僨，或爲蔭。

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

（注）言民化君行也。君若好貨，而禁民淫於財利，不能止也。

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

（注）有於己，謂有仁讓也。無於己，謂貪戾也。

（解）這是政論三段法，「一家仁云云」，成了一個大前提。堯舜率天下以仁云云，成了一個小前提。是故君子云云，成了一個斷案。

「一家仁云云裏面，包着「仁讓」，「貪戾」對立的，構成了抽象的理論。仁讓跟着孝弟慈而來。管子曰：「孝弟者，仁之祖也」——戒篇。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那末，孝弟就是仁讓的祖本。貪戾就是仁讓的反對。鄭注：「戾之言利也」。利戾一聲之轉。鄭氏所見禮記大學的別本作吝，吝戾也是一聲之轉。貪吝好利，所以不訓爲暴戾了。引春秋傳曰：「登戾之」，就是公羊隱五年傳的「登來之」，鄭氏所見的公羊傳本作戾，不作來，與今存公羊傳的本子不同了。其機如此，機就是幾了。「救天之命，惟時惟幾」。「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然而最大動機，還是很簡單的。就是只有「仁讓」，「貪戾」二端罷了。總理爲「總裁寫過對聯一副，聯語爲「窮理於事物始生之處，研幾於心意初動之時」。就是孔子繫易「極深研幾」的話。這個動機，也可以說是機動，還是一個誠字，就是天下萬事萬物最初的機動了。

堯舜率天下以仁云云裏面，包着「堯舜」，「桀紂」對立的，構成了具體的事實。誠意章的

「小人閒居爲不善」，也可以算是「誠中形外」。拿來作證明。那末，誠之一字，本來可以爲善，可以爲惡。好比一個性字，孟子要倡性善，荀子要倡性惡，沒有兩樣了。所以（一）堯舜的率天下以仁，就是「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就是仁的祖本。加詳一點說，堯的「克明訓德，以親九族」。舜的「以孝蒸蒸，又不格姦」，都是事實了。（二）桀紂的率天下以暴，因爲他們都是仗着天威，來威嚇人民。桀自言「吾如天之有日」。紂自言「我生不有命在天」？所以墨子總是罵他們都是「信有命的暴人」，好像仗着命定而吃了定心丸，儘管可以橫行不法，把民立君主的民權時代，開倒車，開到神權時代去了。當然，愚昧的老百姓都會信着神權，眼上跑了。好比歐洲十字軍興，當時誰敢說一個不字，不但沒有人理會，還要遭慘死。可見桀紂也是騎虎難下了。所以尚書曰：「叨憤日欽，剝削夏邑」——多方篇。這是桀民從暴的證據。又曰：「殷罔不大小好草竊奸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微子篇。這是紂民從暴的證據。那末，縱使桀紂或者天良發現，會懸崖勒馬，可是所令的，和他所好的不同，不是暴而是仁，自然會人民不肯服從了。

是故君子有諸己云云，包藏着「有」「無」二者對立的，構成了具體的結論。有諸己，就是

有了堯舜的事，無諸己，就是沒有了桀紂的事。這個「有一無，交割清楚」把自己所藏乎身者，總是堯舜分內事，不是桀紂分內事了。那末，所藏乎身的，既可以「推己以及人」了。「推己以及人之謂恕」。詩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家邦」。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都是這會事。假使所藏乎身不恕，就是不能推己及人，這樣的要去曉喻人家，斷然沒有這會事。就是「其家本可敬而能敬人者無之」的原理了。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注）天天蓁蓁，美盛貌。之子者，是子也。

（解）這是引詩經的話，重複贊歎起來。惠士奇曰：「治國齊家之道，上文言之備矣。又引詩以詠歎之，故言之重，辭之複也。古者誦詩歌詩絃詩舞詩，言之不足，故長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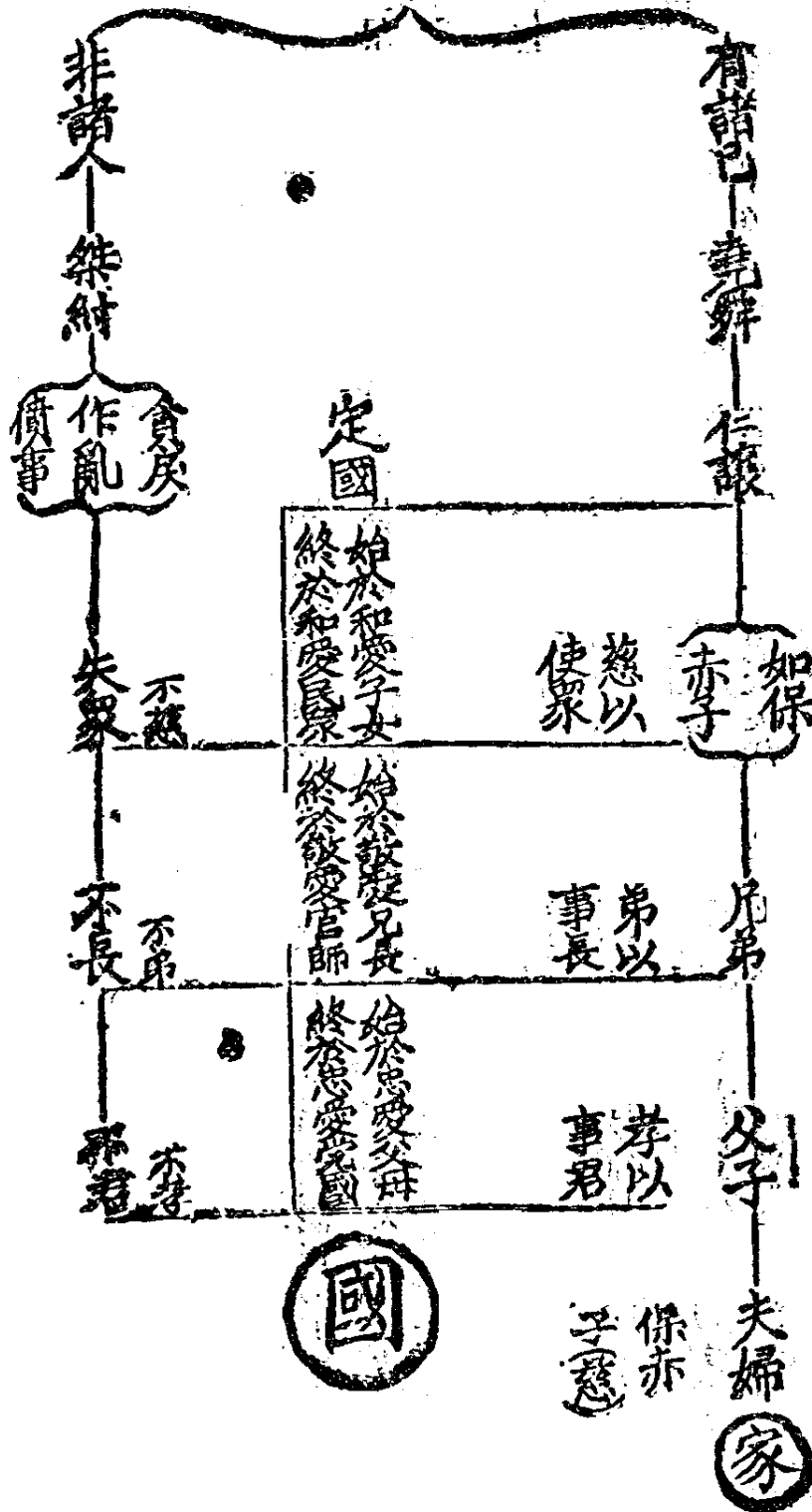
，故嗟歎之等嗟歎之不足，則不知足之痛之，手之舞之。此之謂也」。這是很明白的解釋。凡是古書裏面，言之重，辭之複，都是有很深的道理在其間。「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如此絕對的「裏向外」法，正是中國的立國命脈所在。總理說：「國民和國家結構的關係，外國人不如中國」。凡是國民，都應該服膺這個遺教了。

首引了周南桃夭之詩，是男女以正，婚姻以時，謹於娶婦嫁子，擇孝弟世世有行仁義者。所以子孫慈孝，而黨族俱善。是爲宜其家人。那末，詩始關雎，易首乾坤，聖人是以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家人之時義大矣哉！現在外國人說：「搖搖籃的手，就是掌握天下的手，也就是擾亂天下的手」。可見古今中外，不謀而同了。

次引了小雅蓼蕭之詩，宣其兄弟而後可以教國人。孔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怎麼呢？鄉黨稱弟，凡是師弟官民的倫理，都從這個兄弟的倫理，擴充放大出來了。一般人還只知重視孝，不知重視弟。實是很大的錯誤。慎諺有言：「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朋友就是兄弟的擴大。也就因此相維繫，互幫助，而建立國家社會出來了。

三引了曹風鸛鳴之詩，儀者，威儀也。一家之威儀文彩，無有差忒，就是足以正彼四方之國了。

# 正 是 四 國



## 齊家圖解

。正，政，征三個字，本來從一個語言而分出來的。文治武功，都可以從父子兄弟世濟其美而來。詩曰：「無競惟人，四國其願之」。左氏傳曰：「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

哀二十六年。雖舜有父頑母嚚弟傲，周公有管蔡，何害其經營天下之大事哉！不過，到了父子兄弟足法，像周公大封宗親，就成立了族長政治，比今日中國現代社會，由家族而擴大爲宗族，格外偉大。所以今日更一變而爲國族，還是血濃於水，比任何民族爲偉大了。

## 第八 治國平天下章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者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  
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  
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  
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  
此之謂絜矩之道。

〔注〕老者長長，謂尊老敬長也。恤，憂也。民不倍，不相信棄也。絜，猶結也，挈也。矩，法也。君子有絜矩之道，謂當執而行之，動作不失之。倍，或作備。矩，或作巨。絜矩之道，謂持其所有，以恕於人耳。治國之要盡於此。

〔解〕這是周人得國大經大法的精要，要令行禁止的事。(一)大經的令行，就是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原本家教的孝弟慈而來，成立了國教的孝老，長長



與孤三大典。這是何等服膺乎自然力的王道！此合孝經所說聖人之教，不厲而成，不嚴而治了。  
○（二）大法的禁止，「毋者，禁止之辭」，禁止是要用變化的方法，分別執行的。若是一概執  
後就嫌操切，要闢禍了。那末，

一、「毋惡於上，毋以使下」，憎惡在上的不慈，禁止其再用，以使下，就是毋增暴，毋助虐了。

二、「毋惡於下，毋以事上」，憎惡在下的不弟，禁止其再用，以事上，就是毋延禍，毋長亂  
了。

三、「毋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憎惡前人的不道，毋再先之以後人，就是非人不學——罰弗  
世及了。

四、「毋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憎惡後人的不肖，毋再從之以前人，就是既往不咎——法律  
不溯既往了。

五、「毋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六、「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古人是「右賢左戚」，先民  
後已——史記文帝紀「所惡於右賢的，不再交到左戚身上。憎惡於左戚的，不再交到右賢身上。  
就是親不蔽賢，疎不間親，而合成「不遺怒」，不株連的原則了。

這是何等執法潔淨精微！有所惡，則如惡惡臭，洗除淨盡，不累於他。明刑弼教，中心坦白極了。稱之曰恕，固無不可。謂之曰絜法而行，神聖莊嚴極了。這是絜矩之道。絜者，潔也。亦絜持也。知者，法也。要深刻認識的。

民與二字，就是周官鄉大夫「使民與賢，使民與能」，孔子也說：「君子篤於親，則民與於仁」。可以見到「民與」二字的來源，內容就涵有今日「民治，民享，民有」的精神了。換句話說，就是「賓興」。這「賓興」二字，是從鄉射禮的主賓盡禮而來的。老老，長長，恤孤，就是孔子說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也就是禮運篇的，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不過，禮運說的，格外詳備了。還有三段文字，要引來證明：

鄉飲酒義曰：「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月令曰：「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

坊記曰：「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倍。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

這都是「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的鐵板註脚。鄉飲酒之禮，先鄉村而行。是老師壯弟合作，不是匈奴化的「貴少賤老」——羅馬爲匈奴別種。倍，就是背字，也就是背字，背叛其上也。有功死事的人，遺留孤兒寡婦，都有恤金撫養，維持生計。那末，死者安心瞑目於地下，生者歡欣鼓舞於人間，誰肯背叛呢？所以能用民，赴湯蹈火，死不旋踵了。

古人是用「立方矩形」，來形成地道。同時延闈垂法，也用立方矩形來表現。男子「生而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指的「光被四光，格於上下」，同此一精神。所以分出上下前後右左來了。如惡惡臭，凡是所惡的，一律用刑洗除淨盡，更何能效尤？尤而效之，罪又甚焉。那末，繫矩，簡直就是潔矩了。繫潔通用字，方方面面，潔淨無礙，中饋坦白相見，盡在孝治之下完成神聖莊嚴之中國，謂之國祚，比於「已所勿欲，勿施於人」，亦無不可。鄭注，「繫猶結也」。議

繫迂曲難通。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注〕言治民之道無他，取於己而已。

〔解〕這是小雅南山有臺之詩。用以讚美周人得國之盛治的。民之所好者，孝弟慈也。所惡者，不孝不弟不慈也。然民情好惡無常，堯舜率天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以暴而民從之。在上者既能使民興孝，使民興弟，且使之不倍，正如據高屋而建之瓴，欲注東則東，欲注西則西。但民情好惡，既有定向，纔發得上了說：「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喜賞而惡罰，好慶而惡讒，決不會甘冒火不避而身罹刑戮了。古政繁密，從民好惡，實有種種辦法。周官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所職，不及臚列，在上者拱手受成而已。管子曰：「知予之爲取者，政之實也」——牧民篇。孔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這都是從民好惡的話，也都可以說是民治的精神。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

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

（注）陸燿，陸師尹之高殿也。師尹，天子之大臣爲政者也。言民皆視其所行而則之，可不慎其德乎？邪辟失道，則有大刑。

（解）這人雅節南山之詩。周人失國的種因。古之仕者世祿，不得世位。可是據詩經來觀測，周宣王「有文武吉甫」，幽王有「赫赫師尹」，那末，尹吉甫一家子孫的世位公卿實現了。世祿之家，鮮克有禮，已是不行，豫後世向滿洲八旗駐防，發養的結果，還不是天演淘汰，同歸於盡。何況世位公卿，授以政柄，更易放僻邪侈，無所不爲，故曰「辟則爲天下僂矣」。辟僻通用字，邪僻也。僂，僂通用字，誅殺也。鄭注：「邪辟失道，則有大刑」。亡國敗家是已。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注）師，衆也。克，能也。峻，大也。言殷王帝乙以上，未失其民之時，德亦有能配大者，闡天享其祭祀也。及紂爲惡而民怨神怒，以失天下。監視殷時之事，天之天命，得之誠不易也。

道，猶言也。

（解）這是大雅文王之詩，周人先國，蹈了殷人覆轍。雖有祖遺秘謀，大賈法鑑，國家到了沒落時候，正是無可奈何，沒法可以挽回了。今詩經，儀作宜，峻作驟，都是通用字。師，就是民衆。殷人沒有失掉民衆的時候，正是赫赫在上，爲天下王。到了牧野一仗打败了，一世之雄的紂王，失了億兆人的民衆，就只好自焚而死了。周入呢。幽厲傷之，平王只好東遷。假使能收拾西土人心，還可以西歸。無奈不能了。這是平王東遷而後，只好坐以待亡了。「得乎丘民而爲天子」，何況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更成了千古國家興亡的警語。所以 總理遺囑「喚起民衆」，本書也爲開揚道教，努力喚起民衆而作。自從朱慈妄言「新民爲末」，而宋明一再亡國，痛矣哉！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注）用，謂國用也。施奪，施其劫奪之情也。悖，猶逆也。言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也。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老子曰：「多藏必厚亡」。

（解）這是周人得國失國總論。三用是故字，可見古人的邏輯，重重結論的精要在此。德，就是「射以親德」，也就是「明明德」了。人，就是「君臣盡志」，也就是「親民」了。士，就是免於流亡，也就是「止於至善」了。并且射以親德，同時並行了「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德賞刑罰爲國家大柄。沒有賞罰，那裏會有人出來呢！賞德罰不德，自然會有人出來，所以「有德此有人」了。人能佔據土地，所以「有人此有土」了。這都是建國的大本了。人的「食毛踐土」，財用都是土之毛，所以都只好算是末了。再深一層講，德是戰鬥條件，至死不變的人。財是生活條件，隨世遷流的貨。二者重厚輕薄，相去懸殊。所以成了一本一末，也好像是實體世界，和現象世界的分別了。然而這個末的問題，支配不均，古今治亂都爲此而生了。財聚民散則亂，財散民聚則治，成了一亂一治，反正牢不可破的公式。總之，財的平均支配，不失其所，無論如何，不會亂的。假使財的全量，聚集於某一事，而發生支配不均，無論消極積極，都會鬧亂的。甚至百戰百勝的雄師，也會趨於總崩潰，其他可想而知了。故曰「不患

「寡而懸不均」，幾乎成了政治經濟的鐵律。

照大學全書講來，德，就是人的所賴以保。財，就是人的所賴以養。到了言悖而出，亦悖而入，就是「一言慎事」，「一言喪邦」了。到了貨悖而入，亦悖而出，就是「一人貪利，一國作亂」了。撥亂世，反之正，原是人生要務。今分別治亂，總為圖解以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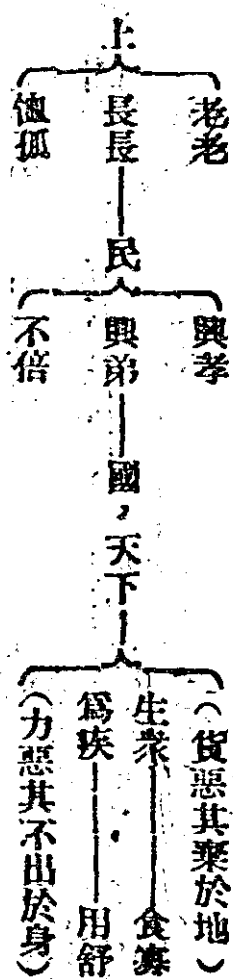
### 治國平天下圖解

有德(本)——有人——有土——有財(末)——有用

上好仁

下好義

府庫財



惟善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兵凶之入，盜之入，盜之入

(刑罰之入) (刑罰之入)



得衆則得國，善則得之

失衆則失國，失德則失衆

忠信以得之

失德則失衆

仁者以財發身，財散則民聚

釋曰：財發身，則發身以是仁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注）于，於也。天命不於常，言不專祐一家也。

（解）這又引康誥，來談天命沒有一定，做起人世的轉捩，結束了周末的興亡了。其實書經還有說：「天命不于常，惟德是輔」——君爽篇。詩經也說：「天命靡常」——天難誥斯」。左氏傳也說：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僖五年。「禍福無門，惟人自召」——襄二十三年。黃帝金人銘，和老子都說：「天道無親，常與善人」。連今俗恆諺，尙說：「皇天不負苦心人」。那末，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這只看人的努力到怎樣程度罷了。不過，有一定的條件，就是「善則得之」，老子格外說得明白親切。他說：「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所以一個民族有了自衛能力，反轉來要害人，根本就是自掘墳墓了。「道家忘三世爲將」。

確有信驗的話。不過，儒家到了談天說命，似乎有點迷信。其實是一種沒辦法的慰藉，並不是絕對迷信，我此處不詳說了。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注）楚書，楚昭王時書也。言以善人爲寶，特謂觀射父昭奚恤也。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注）舅犯，晉文公之舅狐偃也。亡人，謂文公也。陸辟疆姬之譏，亡在翟，而獻公薨。秦

穆公使子顯弔，因勸之復國，舅犯爲之對此辭也。仁親，猶言親愛仁道也。明不因喪規利也。

秦誓曰：「若有一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

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

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

技，媚嫉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

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注）秦馨，尚書篇名也。秦穆公伐鄭，爲晉所敗於穀，遷晉其羣臣而作此篇也。斷斷，誠一之貌也。他技，異端之技也。有技，才藝之技也。若己有之，不實若自其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美士爲彥。黎，衆也。尚，庶幾也。媚，妬也。違，猶戾也。俾，使也，佛戾賢人所爲，便功不通於君也。殆，危也。彥，或作整。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注）放去惡人媚嫉之類，獨仁人能之，如釋放四罪而天下威服。

（解）這是從天命靡常，而想到楚晉秦列國代興。又從秦穆公口中，痛斥媚嫉賢能的人。而回到堯舜放流四凶，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以顯出古代大學精神，愛才如命，明明德第一。換句話說，就是「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堯舜率天下以仁，仁人是指着堯舜而說了——禹湯文武當然要算在內。

儒家孔子作春秋，尊周攘夷，屏楚不與同中國。孟子還是如此，罵陳相學楚南蠻鴟舌之人，就

是懶的證據。可是到了荀卿就不然了。他本來是趙人，趕到楚國去做蘭陵令了。大學此處首舉楚書，次及晉書，一定是戰國末期人做這部書的。并且他的思想，和荀卿傾向於法家也差不多。

楚書就是楚語。孔子得百二十國寶書，以成春秋，所以儒家要叫楚語是楚書了。今存國語一書，其楚語，戰王孫圉聘於晉，趙簡子鵬玉以相事。這個楚書曰云云，就是約括王孫對趙簡子的話。不過，楚語是王孫圉說的話，到了劉向新序雜事篇，又變了是昭奚恤說的話了。王孫圉說的有觀射父其人，昭奚恤說的沒有。觀射父是楚昭王時人，昭奚恤是楚宣王時人。把國語一書的楚語，國策一書的楚策，都可以查考出來，那末，兩個人的時代不同，應該以楚語爲正確了吧！鄭注似乎有點失檢。犬凡恆人之情，總是以金玉爲寶貝，偏說「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什麼寶貝都看不見，只看見善是寶貝，在外交確是搗蛋的話，在道德上是正經的話，儒家就很嚴肅地採用爲道德的寶訓了。

勇犯教晉文公語，見禮記檀弓篇。檀弓是六國時人，或說就是駢臂子弓，是荀卿的老師了。那末，大學作者也許是檀弓同時人。逃亡在外國的人，叫做亡人。這應該說什麼寶貝都看不見了。所以要說「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漢書地理志，東甌西奔，什麼都靠不住，只是人靠得

住。人是非親即友，友還要「友仁」纔好，不在友中選了。在親中爲重，先仁後親，是古人「右賢左戚」的習慣。處世立國，都應該如此。換句話說，友還親近，主權讓渡的程度也有差別了。

尙書秦誓之文，是秦穆公既霸，爲誓自警，當作於魯文公三年，史記秦本紀可作證明。大旨是說國君進賢，爲用人行政第一義，但是還要仗着臣下的力量來幫助。假定一個臣，自己雖是斷斷然，只仗着誠一，而沒有任何本領，他的心理是很休休有容的，見到人家有本領，彷彿是自己的一樣，還有人們的彥士聖者，他心上的喜歡，超過於他時裏說的，真是能有容人之量，發展我們的民族至上主義了。可是到了一個不好的臣，見了人家有本領，就媚嫉以惡之。把人們的彥士聖者，故意害了他，俾不能自通。這樣的沒有容人之量，那裏談得到民族至上的發展呢？古人喊着「子孫黎民」，就是今日的民族至上主義了。惠士奇曰：「進賢者，大臣之職也。故引秦誓以明大臣之道，不自尙其才，不自高其德。人之有技，卽其才也，故無他技。人之彥聖，卽其德也，故其心好之。斷斷休休，言中心惻惻，外貌無華也。故入臣不妒忌，則賢才亦多，乃能廣裕人民，福祚子孫焉。若夫妒賢嫉能，外寬內忌，自以爲天下莫己若也，由是高才擯棄，賢人困窮，而國步日蹙矣。」這個解釋，也是說得很警切的，本來孔子刪書，斷自唐虞，終於秦穆公，只因爲秦穆公

三聖能進賢退不肖，秦穆公能悔過，任用賢才。切合所謂「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大義炳然，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後世遵行則興盛，不遵行就衰亡了。鄭註：「佛戾」，佛拂運用字。

仁人爲國除害，最可師法的，就是堯舜放流四凶。湯武放伐，當然也不是例外。古者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所以要遊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了。黃帝見大隗於具茨之山，遇牧馬童子，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而已矣。」那末，放流遊逐娼嫉賢能的人，也只是去害馬的作用而已。通例是先進賢，後退不肖。觀舜堯事業，很可明白了。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注）命，讀爲慢，聲之誤也。舉賢而不能使君以先己，是輕慢於舉人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注）拂，猶侮也。逮，及也。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注)道，行所由。

(解)這是信天翁桀紂所做的事。一，是「見賢而不能舉」。二，是「舉而不能先，命也」。三，是「見不善而不能退」。四，「是退而不能遠，過也」。桀紂的見賢而不能舉，見不善而不能退，是常然的事。他根本分辨不出賢不善來，甚至不要分辨出賢不善來。可是有時見到人家分辨賢不善很清楚，感受社會的威脅，他就立刻顯出兩種狡猾的手段：一，就是舉賢而不能先，如以賢知先人，謂加諸人上。桀紂那裏肯，一定沉諸下僚，或在次等地位，叫他無法發展，諉之於命。又一，就是退不善而不能遠，如以投諸四荒，謂遠離祖國。桀紂那裏肯，一定不遠千里，或仍逗留都門，任他瀾天大罪，記過了事。這樣的舉賢退不善，還不是等於零嗎？——鄭注：「命，讀爲慢」，義嫌迂曲難通。

這樣的見賢而不能舉，見不善而不能退，正是好惡與人相反，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端正是拂逆反悖「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鐵鑄的天定難逃了。桀紂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誰都知道道了。

那末，最後可以得到了結論，把古來違奉的「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舉能」云云一件大

事，關係天下國家興亡，一定是忠信實踐的，就能賴以得天下。一定是驕奢昏亂的，當然因以失天下了。故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奢以失之」。

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子確是忠信，不敢自居大人。到了孟子出身鄉婁小國，帶着些誇大狂，侈言「天民大人」。宋儒尊孟子，把原來沒有大人字樣的大學一書，也喊起「大學者，大人之學也」來，從此黃口孺子滿嘴「格至誠正，脩齊治平」，而天地之大，萬物之多，是分辨不清，也都中了「大人毒」。宋明一再亡國，這個「驕奢以失之」一公例的靈應，也就被受用了。所以一個民族態度的忠信，和驕奢，直接的間接的都能造成了環境天淵之別，正值得人們的反省和注意啊！究竟而論，大學這部書，本文的精神是很嚴肅的。救人心是萬金不換的良藥，救國家是古訓無價的至寶，只要把流氓無窮的朱熹註本去掉就好了。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

（注）是不務祿不肖，而勉民以農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注）發，起也。言人有財，則務於施與以起身，成其令名。不仁之人，有身貪於聚斂，以起財務成富。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注）言君行仁道，則其臣必義。以義舉事，無不成者。其爲誠然，如已府庫之財，爲己有也。

（解）有了保，還要有養。保固然要得衆，養更要得衆。所以提出農工兩項生產的大原則來。衆就是人多，寡就是人少，生之者衆，食之者寡，是民食的農業生產原則了。疾是手快，舒是手慢。「爲之者疾，用之者舒」。是國用的工業生產原則了。財之一字，要包括這個農工兩項生產在內，是要有深刻的認識了。

孔子說大同曰：「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貨是農

業，力是工業。還有孔子答哀公問，所說「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其經第六曰，「子庶民則百姓勸」，其經第七曰，「來百工則財用足」，也都是農工二業。雖中國自古以農立國，然古工業早已獨立，並且所做關於軍需，運輸，兩種的工具很多。更可以見到農業品多供於養，工業品多供於保，兩業更有獨立的必要了。換句話說：農業以「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原則，實際發生供過於求，消耗減少，生產過剩，下及於漢，文景富庶，太倉之粟，至陳腐而不可食。然而糧食有餘，戰爭之後，不虞匱乏。這就是生財大道的第一原則，有利於戰爭了。工業雖不若近世發達，但觀考工記一書，可知古代工業發達，大都屬於軍事，及交通的用具，甲兵儲於武庫，車乘藏於日用，戰爭忽起，取給裕如。這是生財大道的第二原則，有利於戰爭了。如是的「財恆足」者，不能不說是煞費經營了。

仁者以財發身，就是「烈士殉名」。堯舜的率天下以仁，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沒有一個不抱着「發身」主義，就是脩身主義，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財散民聚，家給人足，所以堯舜之民，比屋可封了。不仁者以身發財，就是「貪夫殉財」，桀紂的率天下以聚，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沒有一個不抱着「發財」主義，就是貪財主義，利用身分、上下交爭利，財聚民散，盜賊蠹起。

所以桀紂之民，比戶可誅了。

上行下效，捷於影響，上好仁，則下好義。義者宜也。得事之宜。所以下果好義，當然以後任何一件事，不會沒有終局了。古行躬耕藉田禮，天子三推……庶人終畝，這是終其農作之事了。文王經始蠶臺，庶民子來，不日成之，這是終其工役之事了。不過，「未有府庫財非其財」一語，頗有研究的餘地。太公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無道之國富倉庫」——說苑政理篇。管子曰：「王主積於民，霸主積於將士，衰主積於貴人，亡主積於婦女珠玉」——權言篇。那末，周初，及春秋初年的情形，是不以府庫財為重視的。可是到了戰國就不然了。拿墨子的話來證明：一則曰「庫無兵備，雖有義，不能征無義」——七患篇。二則曰「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頓，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辭過篇。這是要用府庫來裝甲兵的。三則曰「書之竹帛，藏之府庫」。四則曰「角人之府庫，蠶人之金玉布帛」——天志下篇。這是要用府庫來裝金玉布帛財貨的。那末，愈可以見到大學一書，是儒家的思想，到了戰國時期，很有些時代化的轉變了。然山東六國是農工業並進的國家，最後就來了一個大失敗，商鞅開阡陌，就用農業來併吞六國了。接連着漢踵秦故智，至今還留兩語，做了歷史上的美談。叫做「秦以急農兼天下，漢以屯

田併西域」。雖是從近世實業革命以後，機器代替人工，生衆食寡，適得其反。然而今日的歐洲還是有什麼五年計劃，四年計劃，都開倒車，開到三千年前的農業以實物交易時代。何況中國本來以農立國，值茲生產落後時期，應該格外要深刻認識「生財有大道」，以農業生產爲最重要了嗎？商業呢？上古虞書言「懋遷有無化居」。化就是貨。居就是囤積貨物。周官太宰「商賈阜通貨賄」，實在商業就是農工的副業了。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注）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謂以士初試爲大夫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雞豚牛羊，民之所畜養，以爲財利者也。國家利義不利財。盜臣損財耳。聚斂之臣乃損義。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注）言務聚財爲己用者，必忘義，是小人所爲也。彼，君也。君將欲以仁義善其政，而使小人治其國家之事，患難猥至，雖云有善，不能救之，以其惡之已著也。

（解）這是在「上好仁」之外，又研究「下好義」的問題。一個正的，是「發身」主義，孟獻子在春秋初期，還明白這個道理。一個反的，是發財主義，長國家而務財用的小人，正不曉得有多少了。所以兩言「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就天理人情來講，凡是政治功效，就在要能撥平不平，以免生靈塗炭。所以三民主義的重心，就在民生主義，正是適合大學所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的道理了。

孟獻子就是仲孫蔑，始見於魯宣公九年春秋經。古代是「建國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乘」——坊記。「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曲禮。因爲天子是富有四海，諸侯

以下，大家來分潤的，很有等級和限制。千乘之國是諸侯，百乘之家是卿大夫，畜馬乘的——乘是四匹，是士。畜鷄豚狗彘的——豚小而皮薄，今火腿豬，彘大而皮厚有臊氣，今幫豬，是庶人。所以孟獻子說：「畜馬乘，不察於鷄豚」，是爲士而說的。「伐冰之家——喪祭用冰，見左昭四年傳，「不畜牛羊」，是爲卿大夫而說的。「百乘之家，不畜聚飲之臣」云云——周官太宰，臣妾聚飲疏材，如史記貨殖傳的「僮手捐千」，近世工廠男女工千萬，是孟獻子爲自己而現身設法的。這種重重限制，是禁人來單獨享受——專制，或少數人享受——財閥，妨害全體羣衆利益。天下財物止有此數，絕對不容許獨占或霸據主義的存在。所以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豈是皆以脩身爲本，這依着身分而定財富的等級，也就是脩身的一大要務了。要如孟子所說：「賤丈夫求墨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古人早征以重稅。孟子又說：「古之爲國也，將以禦暴，今之爲國也，將以爲暴」。然而今日的列強，正是合全世界而爲一大市場，登墨斷而罔市利。尤以列強間之關稅，輸入超出，成了關稅戰一大問題。中國三千年王道，今日又用什麼方法來實現呢？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也只能施用於國內，而國以外竟無濟。并且經濟無國界，遠怕要受列強經濟的包圍，反形成一國孤立的危機。這是治國平天下的大學問。古今政治的焦點，總在德本財末二

者之間吧！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外本內末，爭民施，而古人薄視財利，確有相當的危險，今日列強都爲着掠取資源，而爭城以戰，爭地以戰。我日果有何法，可以阻止其爭奪。正合俗諺，「依佛法，要餓殺。依官法，要打殺」。到底還是餓殺好呢！打殺好呢？當然要依着三民主義來集中力量，組織民衆，共同奮鬥，埋頭苦幹，實幹，硬幹，快幹，奮鬥到底，一定會成功而得到最後勝利了。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再版

三民主義與大學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壹元四角

(外埠酌加郵運費)

著者 顧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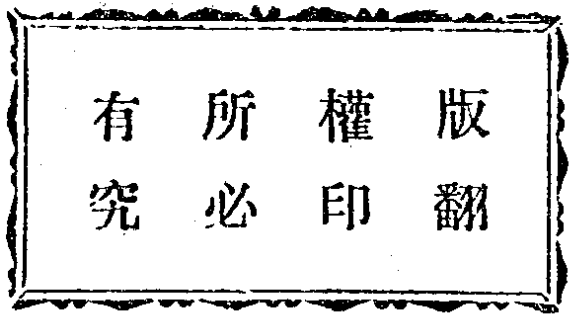
發行者 中華國學社

重慶瓷器街四十號

總經售處 中國文化服務社

牛角沱對岸江北新村

印刷者 新快報印刷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  
會審證第一一七五號



